禹貢錐指

ロ仁12
498
6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

波 49 6

D 12 禹貢卷

禹貢錐指卷第十二

德清胡渭學

導弱水至于合黎（釋文弱本或作溺合如字黎力兮反）

傳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正義曰顧氏云地說書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爲名也鄭玄亦以爲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又居延縣有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蘇氏曰合黎山名易氏曰甘州卽漢張掖郡弱水出刪丹縣南山下合黎

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俗名要塗山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渭按導亦循行之謂與導菏澤之導異禹治水或躬親其事或遣官屬往治之及九州功畢其水之大而切於利害者有九禹舟行從源至委核其治否故謂之導非疏淪決排之謂先儒皆以導為治夫治河先積石治江先岷山有是理乎經旨鬱而不明可歎也張掖郡今為甘州衛陝西行都司治酒泉郡今為肅州衛刪丹縣即今山丹衛居延故城在甘州衛東北塞外其澤曰居延海弱水正流出合黎峽口而東北注之非經所謂流沙也

書序云隨山濬川故諸家皆以導山為隨山導水為濬川夫導山即隨山之事信矣而以導水為濬川則大不可何以明其然也水性就下從下而泄故治水必自下始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自下而高也九州之序首冀次兗青徐揚荆豫梁雍亦自下而高也說禹貢者無不奉此為指要獨至於導水而以為濬川何其與向者之意相背乎誠如所言則治水先弱次黑次河而九州之序當以雍次冀而不以兗次冀矣河先積石而後龍門則壺口之役不得為第一功矣漢先嶓冢而後三澨江先岷山而後九江則荆不得越

梁而前矣漢先大別而後彭蠡江先東陵而後匯澤則揚不得越荆而前矣淮先桐柏而後泗沂則徐不得越豫而前矣渭洛治之最後則豫又當次雍而居九州之末矣種種悖謬總由不知導水在功畢之後而求合於書序之所言耳林少穎亦知此處有不可通而不能尋究其故遂謂治水之先後不在於九州非惑之甚與

九州所紀諸水是禹施功之次第導水所紀九川是禹循行之次第

蔡傳云水之疏導者已附於逐州之下於此又派別而詳紀之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渭按禹乘舟而行核其治否此文蓋紀實爾非爲逐州之下諸水源流不貫又派別而詳記之以相爲經緯也

弱水經不言所出桑欽以爲出張掖刪丹縣鄭康成曰衆水東流此獨西流而水經注無之其所經與所入不可得詳今按近志弱水出山丹衛西南窮石山離騷夕次於窮石即此淮南子云弱水出窮石山也衛在陝西行都司東一百二十里本漢刪丹日勒二縣屬張掖郡後魏改刪丹曰山丹隋復故元升爲山丹州明改置山丹衛衛西南有窮石山在吐谷渾界十六國春秋乞伏孔子擊吐谷渾見地于弱水南即此水也元和志弱水在刪丹縣南山下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窮石在刪丹縣西南七十里十六國春秋云北涼永安元年沮渠蒙遜與從兄男成期同祭蘭門山是也隋志刪丹縣有祀山弱水行都司志祁連山在山丹衛南一百五十里弱水所出蓋皆窮石之異名又按說文屾山也或曰弱水之所出从山几聲居履切隋志祀山疑即屾字之誤

逕其衛西又西北逕甘州衛北甕宇記弱水在甘州北二十三里又西逕

合黎山與張掖河合行都司志刪丹河在城西源出祁連山西流之間寨棠可涉及其漲也亦可浮舟但土人不知造舟耳自與張掖河合其下通名爲張掖河今俗謂之黑河按此地無舟後人遂以不勝毛芥皮船可渡之說附會於其間並屬虛妄張掖河古羌谷水也一名合黎水出衛西吐谷渾界北流逕張掖縣北合弱水爲張掖河

自下通兼弱水之目漢志張掖觻得縣有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括地志羌谷水一名鮮水一名合黎水一名自鎮城西南山流出經祁連山積雪消融其流益盛傍合黎山出羌谷口北入亦集乃弱水又西北逕高臺所所北十里

所北所在行都司西一百六十里本漢表是縣屬酒泉郡後漢曰表氏後周廢入張掖縣明初爲甘州衛地景泰七年分置高臺所所北十里有合黎山行都司志云黑河在高臺所北二百步即弱水也西陲今略云黑河自所南發源東北流逕甘州復折而西北流入所北環所三面其在甘州尚散漫自板橋西至九壩皆合爲一水深沙浮不可徒涉又西逕鎮夷所南所在行都司西北三百里高臺所西北一百六十里本漢表酒泉郡西門外十里之黑水也其水由南山甘峻堡西番地面出來直下趨北山約寬十里北行百餘里匯爲大河西行至鎮夷所出口外水由上岸而下迅疾與沙石偕行土人呼爲黑河其水遠望之黝然而黑掬之實白水也但與黑沙滾行望之若黑水耳此水大小分爲七十二渠溉田數萬頃居民不鑿井皆飲此水其南爲天山西北爲合黎山余於順治戊子之冬曾渡此河比目驗得之最爲詳確然黑河即張掖河自南山流至甘州衛與弱水合則鎮夷之黑水亦弱水矣禹門從韓汝節以此爲界雍之黑水非也又西北出合黎山峽口合黎山自甘州衛西接鎮夷所界其峽口即都司志所謂羌谷口也蓋張掖河本名羌谷水經此峽而出因名羌谷口又東北逕居延澤漢書元狩二年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師古曰居延匈奴故城又東北入居延澤

中地名也章昭以爲張掖縣失之張掖所置居延縣者以安處所獲居延人而置此縣括地志居延故城在張掖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唐志張掖河西北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壖屈曲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故同城守捉也軍東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東北千里至回鶻衙帳史記正義云弱水自合黎山折而北流經流沙磧之西入居延澤行千五百里元志亦集乃路在甘州東北一千五百里城東北有大澤西北俱接沙磧乃漢居延故城按此城太初三年路博德所築亦曰居延塞非居延縣也班志以澤繫縣下未當其下流不知所歸據

後漢書東夷傳夫餘國北有弱水晉書四夷傳挹
婁國東濱大海北極弱水唐書北狄傳貞觀三年
以奚國阿會部爲弱水州則似弱水自居延澤東
北流歷夫餘挹婁之北境而歸於東海其所行之
遠當亦不下黑水也
合黎山自甘州衛西北綿延而西接高臺所界又
西接鎮夷所界隋志張掖縣有合黎山元和志合
黎山俗名要塗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括地志
云蘭門山一名合黎誤行都司志合黎山在甘州
衛北四十里迤邐至鎮夷所石硤口三百里一作
合離水經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注云合黎

山也按漢會水縣故城在今肅州衛東北十六國
春秋呂光遣呂纂討段業戰于合離離即黎字之
訛也羌谷水北至張掖縣合黎山下與弱水合故
因山爲名曰合黎水是合黎水即弱水也經所謂
合黎果主水而言則其文當曰導弱水西爲合黎
之水矣而經不然傳曰水名非也
程大昌禹貢論曰自西漢以來指言弱水之地其
顯著者凡六而班固地志已三出矣條支一也酒
泉崑崙二也張掖刪丹本桑欽說以爲西至酒泉
合黎三也自漢志以外賈耽以張掖郡之張掖河
當之唐史以小勃律之娑夷河東女之康延川當

之其多如此臣惟取條支嫣水之西入西海者以
應經文而他皆不取爲其地望不與經合也經曰
弱水既西桑班賈三家所稱皆不出乎甘肅兩州
之間其水未嘗西流故臣深所不據而本漢書初
通西域時長老所傳條支弱水以爲經證其水西
流注于西海以聲教訖于四海者槩之故敢主其
說按史記大宛傳大月氏居嫣水北其南則大夏漢書西域傳安息臨嫣水是此水歷三國之境而條支無之何以知嫣水即弱水邪蔡
傳云按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栗水西行至莵園
水分軍搜討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則弱水在
莵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矣事在宋文帝元嘉六年北史載太武
至莵園水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

燕然山與通鑑小異豈瀚海張掖水於弱水爲近
乎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爲在條支援引甚悉然
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百里又百餘日方至條支
其去雍州如此之遠禹豈歷窮荒而導其流也哉
其說非是渭按魏書神䴥二年帝討蠕蠕自黑山
出沙漠至栗水緣水西行過寶憲故壘次于莵園
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
張掖水北度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
張掖水即張掖河通鑑所謂弱水者也瀚海與張
掖水東西相距五千餘里安得爲近此皆不詳考
之過賈耽以張掖河當弱水是也程氏乃以條支

之嫣水爲禹貢之弱水夫黑水入于南海經志之矣向使弱水果與條支之嫣水通爲一川經何不言入于西海而云餘波入于流沙乎游談不根蔡氏闢之當矣而又引柳宗元之說云西海之山有弱水夫西海即條支國之所臨也在柳則以爲然在程則以爲否何義乎

韓氏禹貢詳略曰弱水出自西海之山西海今在西寧衛城西三百餘里窮石之山當在其左右自東而西一千五十里至甘州古張掖地過合黎山又五百一十里至肅州古酒泉地又八百餘里至沙州古燉煌地以上皆雍域也又二萬餘里至條支以入西海蔡傳以此西海爲弱水所出故非之然荒遠之外禹雖未嘗至豈可以其未至而遽疑其非一水哉則夫苑囿水溱邪山皆其所經過之地也但遠之外夷無可考其接續之所耳渭按柳說本山海經西海之山即崑崙丘弱水即郭注所謂不勝鴻毛者也而林少穎云西海即鮮水王莽置西海郡處韓氏誤承其說以爲在西寧衛西凡塞外得止水則謂之海非真海也西海本名卑禾羌海亦名青海又名鮮水在漢金城郡臨羌縣西北塞外（詳見導河積石下）隱測其地當在刪丹南數百里然窮石一名蘭門山括地志云在刪丹縣南七十里

去青海尚遠古未有謂此山在青海旁者且青海在湟水之南弱水果出其左右勢不得越湟水浩亹水而北至張掖也韓氏云云蓋由羌谷水亦名鮮水其下流與弱水合爲張掖河故遂以此鮮水爲西海而窮石山亦在其左右耳至其敘弱水之所經自東而西至燉煌又二萬餘里至條支入西海謬妄尤甚夫黑水大川也亘絶雍之西界弱水流至燉煌不滲入沙中則注於黑水矣其能越黑水而西南以至條支入西海乎今黑水既陻亦不聞燉煌界中有水自流沙入西域者其爲無稽之言審矣且菟園水涿邪山在張掖之東北弱水出合黎峽口入居延澤者之所經也韓氏亦錯認在西域書生不諳地理憑臆而談徒來識者之笑耳韓氏雍產也以雍人言雍水世或謂必得其實故詳辨之

漢志觻音鹿得縣下云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過郡二行二千二百里按羌谷水者張掖河之上源也其下流與弱水合則弱水入居延海可知矣過郡二者張掖酒泉也自合黎山至居延海行千五百里遡其源而計之則有二千二百里矣就禹貢言出刪丹者爲弱水之正源出觻得者爲弱水之別源正源主也別源客也志家徇今而忘

古往往主客易位故云羌谷水入居延海而刪丹
弱水之下則闕而不言讀者以意會可也

餘波入于流沙

傳曰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顏氏曰流沙在燉煌西
林氏曰弱水溢其餘波以被于流沙猶導菏澤被孟
豬也薛氏曰流沙大磧也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
風流行故名陳氏曰弱水之正者入合黎其餘則入
于流沙也金氏曰大抵西北之地多是沙磧史書所
謂河沙諸國佛書所謂沙界恒河沙是也沙則水滲
而下如沙州以西山北之地即連流沙弱水滲其下
也鄭氏曉曰弱水正派至于合黎過此無事疏鑿矣
其餘波入于流沙聽其流行耳志合黎見其經流有
所歸志流沙見其支流有所洩渭按弱水入流沙而
謂之餘波蓋時遇衍溢則分泄於流沙不常入也其
正流自合黎山峽口東北入居延澤故此云餘波

水經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注云居延澤在
其縣故城東尚書所謂流沙形如月生五日弱水
入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元和志居延海即居延
澤其沙風吹流行故曰流沙按弱水自合黎峽口
以北水不爲患禹治此水止於合黎未嘗及其北
故雍州云弱水既西而導水則有入流沙之文無
入居延澤之文後人以目驗之見弱水實入居延

澤則以是爲流沙云爾亦莫計其在合黎之西與合黎之東也雖然經云西被于流沙苟在居延是北而非西矣經豈有二流沙哉若夫風吹流行則磧中往往有之未可以是定爲禹貢之流沙也

通典燉煌郡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今爲嘉峪關外廢沙州衛地（衛在肅州衛西八百六里）楚辭招魂云西方之害流沙千里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山海經云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行昆侖墟西南入海晉書咸康元年張駿使楊宣越流沙伐龜茲又苻堅建元十九年呂光討西域自高昌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俄而大雨得濟魏書太平眞君中沮渠無諱自敦煌度流沙西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太半九年帝遣萬度歸自敦煌以輕騎度流沙襲鄯善下之周書鄯善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氣爲行旅之患風之欲至唯老駝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即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北史自鄯善西至且末七百里而遥且末國有大流沙數百里裴矩西域記自高昌東南去瓜州千三百里並沙磧乏水艸四面茫然唐書西域傳吐谷渾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引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

以檀蔽鼻口乃無恙郭義恭廣志流沙在玉門關外東西數百里有三斷名三隴云渭按以上諸書所言皆禹貢之流沙也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並南山北渡河行至莎車爲南道是鄯善當流沙之路故周書特繫之鄯善金吉甫云嘗問西域賈人識流沙否曰識之非惟沙流石亦隨之流也此沙西南出數千里唐書吐蕃傳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寖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劒南之西此磧尾者乃流沙之盡處也又有白龍堆在廢壽昌縣陽關之西東倚三危北望蒲昌蓋亦流沙之屬漢西域傳鄯善本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贊曰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絶外内也又有鳴沙山在廢沙州衛南通典沙州燉煌縣有鳴沙山五代史高居誨使于闐記云瓜州南十里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即禹貢流沙也明一統志云古沙州城南七里有鳴沙山沙如乾糖天氣清朗沙鳴聞數里外夫三危黑水皆在敦煌而又有龍堆鳴沙以爲之證禹貢之流沙不在居延

明矣然弱水至敦煌滲入沙中宜也而自鎮夷所
迄嘉峪關亦不聞有西流出塞之水以今驗古殊
爲可疑嘗按高居誨云自甘州始涉磧磧無水然
則張掖郡界已有沙磧高邑李濚曰西北山高多
風不惟河水與沙俱流抑且風勢與沙俱滾余已
丑往肅州時過高臺所竟日行沙漠之地驛路僅
辨馬跡遇十數廢莊墻垣尚在房屋皆空問之土
人云此處風猛沙飛院中壇沙如壇雪遇一年西
北風大將一莊水田墩院半被沙埋而平昔沙地
却被大風卷盡露出腴田因而別築莊院引渠灌
田又成富庶則流沙之名不止沙州矣此皆禹門
所目驗而得之者可見合黎之地即是流沙弱水
餘波從此西溢滲入沙中無迹可尋而東北入居
延之流滔滔不絕治尚書者安得不以其澤爲流
沙也哉近世經生既不見西溢之故瀆又不知有
東北之正流宜其張張而無所適從也
經曰餘波則必有正流在矣說者皆忘此二字但
據雍州之文則以爲弱水西流而不知有東北流
也據導水之文則以爲弱水逕合黎入流沙而不
知其正流遶合黎山東北以入居延也蓋禹所施
功者止西流之道故曰弱水既西禹所循行者止
合黎山南故曰至于合黎入于流沙然有餘波二

字則東北正流仍未嘗抹掇此化工筆也世都憒憒千年暗室唯陳氏一言爲之炳燭矣

古之言弱水者不一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郭璞曰其水不勝鴻毛史記大宛傳安息長老傳聞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漢書地理志金城臨羌縣西有西王母石室弱水昆侖山祠司馬相如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涉流沙師古曰弱水謂西域絕遠之水乘毛車以渡者耳非張掖弱水也楚辭嚴夫子哀時命曰擥瑤木之橑枝兮望閬風之板桐弱水汩其爲難兮路中斷而不通後漢書西域傳大秦國西有弱水流沙西王母所居處近於日所入也十洲記禹乘蹻車渡弱水祠上帝於北河博物志漢武帝時西域胡來獻香乘毛車以渡弱水柳宗元愚溪對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史記正義弱水有二源皆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即崑侖也南流合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舊唐書東女國王居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爲船以渡新唐書東女國有弱水南流縫革爲船以上所言皆在絕域史固云傳聞有之而未嘗見且鴻

毛不勝草芥難負而顧可乘毛車皮船以渡乎此齊諧志怪之流不足深論藉令有之亦與禹貢之弱水無涉而韓汝節乃曲護程大昌之說以爲禹所導者雖在雍地而其水實與條支之弱水通爲一川嗜痂之癖吾所不解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林氏曰三危距南海凡數千里禹導黑水至三危即得其故道遂從此以達南海蓋其間數千里不加人功修治故經載此水至于三危即曰入于南海也薛氏曰黑水至沙州燉煌縣經三危山流出徼外書謂南流入海其當時之所見耶夏之西境極於流沙而知黑水之所歸則當時即敘之戎大略爲可知也渭按黑水三危並見雍州梁之黑水別是一川非界雍之西者黑水自三危以北杜氏謂今已堙涸自三危以南則水行徼外不可得詳亦莫知其從何處入南海也南海自揭陽以西至象林皆是經所謂海盡東海也唯黑水所入爲南海故言南以別之

傳云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正義云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爲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其有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元水經黑水

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渭按滇池所祠之黑水即金沙江與雍州無涉說見梁州山海經曰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見南山經）雞山不知在何郡郭璞無注而孔疏引水經以為出張掖之雞山（顏師古注漢書同）檢今本無此文蓋其書有散逸耳太平御覽引張掖記曰黑水出縣界雞山亦名玄圃昔有娀氏女簡狄浴於玄止之水即黑水也據此則雞山當在甘州張掖縣界漢為觻得縣地今陝西甘州衛西有張掖河即古羌谷水出羌中北流至衛西為張掖河合弱水東北入居延海俗謂之黑河此水並不經三危入南海安得以此為禹貢之黑水邪山海經明言南流注于海必非東北入居延之張掖河其雞山恐亦不在縣界也

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黑水源出伊吾縣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千里而絕三危山在燉煌縣東南四十里而又自為之說曰按南海即揚州東大海岷江下至揚州東入海也其黑水源在伊州從伊州東南三千餘里至鄯州鄯州東南四百餘里至河州入黃河且曰南海去此甚遠阻隔南

山隴岷之屬當是洪水浩浩處西戎不深致功古文故有疏略渭按南海焦弱侯以爲交趾二廣之海是也其在揚州東者正謂之東海焉得爲南海乎今河州黃河之北唯湟水合浩亹水入河不聞有水自沙州東南流經鄯州至此入河者所謂黑水將安在乎黑水自三危南流其當路之山亦非隴岷之屬西戎荒遠故禹功不及三危以北之黑水近爲雍界何言不深致功洪水浩浩九州在處有之古文所紀之水豈皆疏略而不足信乎且水之入河者同歸於海渭洛入河經書入河而不書入海黑水果隨河而東經安得書曰入于南海乎

瞽說欺人眞書田之稂莠鋤而去之斯爲快也

易氏云樊綽蠻書載蠻水之入南海者有四西洱河與瀾滄江合一也麗水與瀰渃江合二也新豐川合勃弄諸水三也麗水一名樣褌江而羅些城北有山即三危山其水從羅些城三危山西南行上流出於西羌吐蕃下流南至蒼望城又南至雙王道勿川有瀰渃江西南來會南經驃國之東而入海蔡傳云樊綽謂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洱河曰麗水曰瀰渃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渭按蔡氏述

蠻中四水與易氏異麗水諸家以爲即金沙江出今麗江府界者然金沙江有二一即古繩水東北流合若水至麋道入岷江不入南海一在緬甸東即明正統中王驥征麓川兵抵金沙江諸酋震怖曰自古漢人無至此者也綽云麗水南經驃國東入海驃即緬元史曰古朱波也漢謂之撣唐謂之驃麗水從此入南海其爲緬甸之金沙而非麗江之金沙也明矣此江東北距麗江府二千餘里易氏謂樊綽所稱麗水即漾褋江大謬雲南諸巨川若漾漳（或作褋又作備）闌滄路（一作怒）江亦入南海然其源皆在吐蕃河源之東黑水勢不得越河而南與諸川會唯緬甸之金沙其源在河源之西黑水自三危南流或爲崑崙墟所阻折而西南絶莫賀延磧尾而南合此水於驃國東入海亦理之所有綽說近是但不當目此爲麗水耳然驃國去梁州遠甚苟以梁之西界亦即此水則其地西被吐蕃南跨雲南極於交趾方五六千里以一州而兼五服之地雖禹別九州大小不拘亦不應懸絶至此余故謂界梁州者當爲麗水而緬甸之金沙江縱是古之黑水亦但可以其上源爲雍界不可以其下流爲梁界也

唐藝文志有樊綽蠻書十卷注云咸通蔡襲從事

今按懿宗咸通三年以蔡襲爲安南都護綽佐其幕時南詔阻兵綽所案行者唯交趾地目未窺滇況梁與雍乎故南詔改麗水曰金沙江而綽遂與驃東入海之金沙江混而爲一三危雍州山也而綽乃指南詔羅些城北一山爲黑水所經之三危此無異瞇目而道黑白宋儒多襲其說識何淺也蔡傳云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爲黑水而入于南海渭按蔡氏以龍支之積石爲禹貢之積石故其山南直西傾又南爲岷山而以岡脊分東西岡脊以東之水皆入河漢岷江信矣若夫岡脊以西之水則勢必入河安得越河而西爲黑水以入南海乎案圖而察之粲然一笑也

蔡傳述程大昌之論曰樊綽以麗水爲黑水恐其狹小不足爲界其所稱西洱河者却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即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嶲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漬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

敘于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而傅同叔非之曰程公駁酈道元等說求漢志益州郡葉榆縣葉榆澤爲黑水之正源又以滇池縣滇池澤爲黑水之下流蓋以滇池澤傍有黑水祠爲證也又據道元等敘載葉榆入海之地在交趾麓泠縣（今化外瀼陸等州）爲入南海之的信其有驗也而黑水西河惟雍州則雍州無黑水矣故又求唐史東女弱水爲黑水之上源東女之地正東以及東南皆與今蜀茂雅二州接境則正在漢益州之北去雍州河廓界地望甚順東女弱水之來即雍州鄰境也遂以葉榆一水爲界梁雍兩州以應經黑水西河

惟雍州之文信其善辯也而東女弱水前此未有黑水之稱稱黑水自程公始其殆可深據乎又孔穎達云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見水程公乃疑更世既久祠或移之他地遥設而望祀是亦臆度之說也又三危山無所證著以三苗遺種在宕昌（宕達浪反）即今化外宕州疑其當在東女弱水旁凡此皆余所未敢執以爲實者也渭按程氏小變樊說以葉榆水爲黑水之源而又援滇池黑水祠以證即如所言此亦在梁域去雍絶遠而程氏必欲以一水貫二州因復求東女弱水以爲葉榆黑水之上源而三危山當在其旁支離舛錯至此而極傅氏駁之深得其轅

轉附會之情大昌之謬甚於樊綽杏溪之識達過
九峰矣葉榆本蠻語與中國文義不同安知爲榆
樹之葉澤以榆葉所漬得名檢酈注無此言蓋亦
出樊綽韓汝節云此說尤不通源之黑或由榆葉
所漬若流去數千里其色尚不變有是理乎且他
處黑水甚多未聞皆有樹葉落其下也宕昌國唐
爲宕州地州南至扶州四百一十里北至岷州二
百五十里蓋古梁州之北界而程氏云葉榆在蜀
之正西東北距宕昌不遠計宕州西南距大理凡
三千餘里而猶謂之不遠豈生不見圖籍乎且葉
榆縣在益州郡西七百餘里縣東有葉榆澤其下
流雖逕滇池縣南而未嘗有黑水之稱安得謂即
其所祠黑水之源哉周密齊東墅語曰程泰之以
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文疑義疏說甚詳且多
引外國幽奥地理阜陵頗厭之宣諭宰執云六經
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爲之說且地理既非親歷
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其治銓曹亦
如此也既而補外其所謂多引外國幽奥地理者
蓋即條支嫣水東女弱水之類小辯破義不惟無
益於經而且有害於經坐此左官非不幸也
李元陽黑水辯曰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南海
之水則可數也夫隴蜀無入南海之水唯今滇之

蘭滄江潞江皆由吐蕃西北來蓋與雍州相連但不知果出張掖否水勢洶湧並入南海豈所謂黑水者乎然潞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內外皆夷其於梁州之境若不相屬唯蘭滄由西北迤邐向東南徘徊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為漢人水外即為夷緬則禹之所導以分別梁州界者唯蘭滄足以當之元史至元八年大理勸農官張立道使交趾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觀此則蘭滄之為黑水益明矣三危山即不在麗江當亦不遠大都為論傳者未嘗知三省地形但謂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北而禹貢言黑水為梁雍二州之界又入南海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堙涸曾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隴之間正如三足旛然黑水之源正在旛頭故雍以黑水為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為南界對華陽而言也蓋各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爾渭按元人以蘭滄江為黑水因指雲龍州東江上一山為禹貢之三危（州屬蒙化府）不知與樊綽所云在羅些城北者是一是二要以雍州之山移之於雲南其謬則均也元陽大理人自謂熟知其鄉之山

川據張立道事以證蘭滄之當爲黑水蘭滄雖出吐蕃中元陽亦嘗泝流而上至燉煌之南親見其與北來之黑水接續爲一川乎若猶未也謂此江與雍州相連吾不敢信也吐蕃河源直雲南麗江宣撫司西北一千五百餘里而今蘭滄之源近在麗江府西北五百餘里其地居河源之東黑水自三危而南則必入于河矣安能越河而南與蘭滄相接以入南海乎蘭滄非雍州黑水之下流又甚明也

焦弱侯禹貢解云孔穎達援水經曰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蓋交趾二廣之海也今輿地圖肅州有黑水南流至積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河通此爲禹貢之黑水無疑但其去南海遼遠而交南久棄無從考其入海之道耳是孔說其可信者也然張掖在黃河之外若入于南海則亦當截河而過不然當繞出星宿海之外此諸儒紛紛求之於絶域也樊綽之所案行者西南諸夷而未及於西北其所稱麗水西行入驃始得至南海是得其下流而不知上源也金仁山又謂瀘水即黑水經雲南至交趾名歸化水廣處如江東南入海而海道圖自名黑水口按四川行都司城南有瀘山即瀘水所出而交趾海

口並無所謂黑水口則金說不足信要之孔得其
上源樊得其下流孔得所謂至于三危者而入于
南海之說未通樊得所謂入于南海者而至于三
危之說未通也渭按焦說近是然雞山不知何在
自燉煌西北大磧以至三危不聞有黑水可以目
驗而知之者安見孔之果得其上源乎麗水上源
與三危之黑水斷續總不可知苟上源不接則下
流亦差矣安見樊之眞得其下流乎肅州衛志云
衛西北十五里有黑水自沙漠中南流經黑山下
又南合於白水白水在衛西南二十里源出衛北
山谷中南流與黑水合又有紅水在衛東南三十
里源出衛南山谷中西流會於白水入西寧衛之
西海然則此黑水合白水與紅水俱入臨羌傿海
未嘗過三危入南海也而顧以爲禹貢之黑水乎
凡此類弱侯特網羅舊聞而審擇則有所未遑也
瀘水源出建昌衛西北南合繩若二水東北流入
蜀江不經交趾入海宜其無黑水口也金說實謬
夏殷之衰雍州西北境皆爲戎翟所據及周室東
遷舊都八百里之地悉棄以予秦秦染夷俗諸侯
擯之不與中國會盟轜軒之使莫有過而問焉況
三危西裔之區乎故屈原天問曰黑水玄趾三危
安在蓋自戰國時此地之山川已與崑崙弱水同

其渺茫僅得之傳聞而無從目驗矣秦火之後載籍淪亡漢興治尚書者不能言黑水三危之所在武帝通西域玉門陽關之外使者往來數十輩不聞涉大川而西有可以當古之黑水者故班志張掖酒泉敦煌郡下並無其文司馬彪亦無可言至酈道元始云黑水出張掖雞山而其所謂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入南海亦不過順經爲義與他水歷敘所過之郡縣者詳略相去遠矣故杜佑云道元注水經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唐初魏王泰撰括地志又云黑水出伊吾縣北此與張掖雞山未知孰是然其所謂南流絶三危者竟亦不可復尋按伊吾縣唐伊州治也本伊吾盧地貞觀初内附乃置郡縣自甘州以至伊州凡一千五百餘里郵傳不絶官游之士商旅之徒與夫出使西域者往來如織而不聞言燉煌之西有黑水焉此杜佑所以復有年代久遠或至堙涸之說也難者曰黑水行及萬里黄河之亞也何至於堙涸余曰堙涸之故嘗觀於黄河而知之矣夫下流壅塞則上流必決而徙道水之常也齊桓公時九河填閼下逮周定王五年不過四五十歲而全河南徙鄴東之故大河黎陽之宿胥故瀆漢世已不可得詳矣黑水當亦如此蓋三危以南禹功不及易致

壅塞下流既然則上流決而徙道從塞外行不復經燉煌界中此三危之西鹽澤之東所以終不見有黑水也難者又曰水即不至其枯瀆寧無遺跡乎曰凡黃河既徙之後其枯瀆風沙填塞未幾而化爲平陸況黑水經流沙之域風吹沙擁抑又甚焉遺迹無存固其所矣周定王時河徙史遷亦不能言賴有周譜載其事王橫始得據此以推知禹河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彼黑水者不由中國入海又雍西久沒於戎翟新流故道夫孰爲紀之而孰爲傳之邪禹治黑水不若治河之詳河歷千六百餘年而亦不免於徙則黑水之改流較速疑當在定王之前自屈原已不能知而況伏生輩乎自古文尚書家已不能知而況班固司馬彪酈道元魏王泰諸人乎至若樊綽程大昌金履祥李元陽等紛紛辨論如繫風捕景了無所得徒獻笑於後人而已

南海者漲海也秦置南海郡治番禺其下縣揭陽王莽改曰南海亭蓋南海自此始韓愈潮州刺史謝上表云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是也謝承後漢書交趾七郡土獻皆從漲海出入（七郡謂南海蒼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也）南史扶南國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是東起揭陽西訖林邑扶南東西相距六七

千里並稱漲海即禹貢所謂南海者也黑水繞出吐蕃河源之外所向或正南或東南西南皆未可知而說者多以闌滄爲黑水徒以東南至交趾入海差近梁州之徼外耳其實黑水下流之爲闌滄與東南至交趾入海既非出於古記又非得之目驗憑虛測度終難取信何如闕疑之爲善乎合黎之北禹未嘗身歷其地則略而不言而黑水獨言入于南海者蓋西戎即敘之後其人必有能言黑水之所歸者故因而志之

或問元世祖使都實求河源當時若更遣一使與都實俱發一窮河源一求黑水豈不甚善曰求河源易求黑水難河源但自積石泝流而上見其山下之水與吐蕃之河相接則以爲源在吐蕃矣黑水異於是燉煌之西旣無其迹即逢黑水之源安知爲古之過三危入南海者乎三危以南未悉其形即逢入南海之流安知爲古之出張掖過三危者乎幽荒之域載籍無徵非若禹河之南徙有周譜以紀其事漢河之故瀆有水經以詳其道也雖復遣使古今源流無可參驗亦何所得哉

雍州自禹貢黑水而外有十黑水焉一在今榆林衛西北廢夏州界水經注云黑水出奢延縣之黑澗東流合奢延水入河赫連勃勃築統萬城于黑

水之南是也沈氏筆談云余奉使慶州嘗宿大慕北黑山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蓋即出奢延縣者一在今鞏昌府伏羌縣縣西有落門聚水經注云渭水自落門聚至黑水峽水出南山北流入渭是也一在今秦安縣水經注云黑水出黑城北西南逕黑城西至懸鏡峽又西南合瓦亭川入渭是也一在今延安府洛川縣水經注云黑水出定陽縣西山東南流逕其縣北又東南合定水入河是也一在今西安府盩厔縣水經注云就水出槐里縣南山歷竹圃北與黑水合北流注于渭是也一在今平涼府固原州北志云大黑水北流合小黑水至寧夏衛入河是也一在今慶陽府安化縣志云源出太白山西南流經環縣寧州會九龍川至西安府長武縣入涇是也一在今延安府安定縣合白水東流至延川縣入河志云舊置黑水堡因水以名宋元豐五年种諤遣曲珍攻黑水安定堡是也一在今行都司高臺鎮夷二所境即弱水合張掖河出塞入居延海者俗謂之黑河亦稱黑水是也一在今肅州衛西北自沙漠南流合白水紅水至西寧衛入西海寰宇記云酒泉縣有鴻鷺山穆天子傳天子循黑水至于璧玉之山是也鴻鷺山今名嘉峪山在肅州衛西舊志云即璧玉山也此皆水之小小者不經三危入南海韓汝節以在鎮夷者爲禹貢之黑水焦弱侯以

在肅州者爲禹貢之黑水並誤

易氏曰欲正主水先清客水弱黑東爲中國病禹先經理之二川安流而中國之川可以次第治矣

渭按此主客先後之序山齋就雍言之乎抑統九州言之乎就雍言之則首治弱末治黑何以均客水也而先後殊統九州言之則雍最高治二水最後而何以反居其先皆於經旨不合不知九水次第乃循行先後之序而非施功先後之序時禹方在雍水土功畢乘舟案視自弱水始導至合黎又西即爲黑水導至三危轉而東南爲積石順道塗之便故首弱次黑以及于河非先客後主之謂也

禹貢錐指卷第十三上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傳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正義曰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林氏曰孔傳云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此說不然使自積石而下龍門而上果有鑿山穿地之迹則經無緣略而不載也傅氏曰自積石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禹記河之所逕疏闊若此者以龍門而上積石而下地高而水不爲患禹功所不加故不言也渭按積石龍門見雍州導者循行之謂先儒皆以爲施功故其說多誤洪水爲帝都切近之災龍門未闢而先從事於積石舍近圖遠無是理也

德清胡渭學

辯見導弱水下

漢志金城郡河關縣下云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内西域傳云鹽澤水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後漢縣屬隴西郡志云積石山在西南河水出此禹貢之積石也段熲傳自張掖追西羌且鬬且行四十餘日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唐書侯君集等追吐谷渾王伏允至星宿川又達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是皆河關縣西南羌中之積石自隋大業二年平吐谷渾於赤水城置河源郡以境有積石山名唐儀鳳二年改置河源軍在鄯州西百二十里鄯州即西平郡治湟水縣今爲西寧衛治又於澆河故城置積石軍在廓州西南百五十里廓州治化城縣其故城在今西寧衛南一百八十里元和志云積石軍西臨大澗北據黃河即隋澆河郡所治而積石之名遂移於塞内杜氏通典云積石山在今西平郡龍支縣南即禹貢導河積石蔡傳承其誤曰地志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也閻百詩爲之辯曰漢河關縣宣帝神爵二年置後梁呂光龍飛二年克河關凡四百五十七年爲郡縣後没入吐谷渾遂不復況積石又在其西南羌中乎當在漢西海郡之外是真當日大禹導河處龍支縣近在今西寧衛東南八十里本漢金城允吾音鉛牙縣地後漢爲龍者音支城元和志

積石山在龍支縣西九十八里南與河州枹音孚罕縣分界枹罕今臨洮府之河州積石山在州西北七十里積石關則又在西北百二十里所謂兩山如削河流經其中是較禹所導之積石河隔千有餘里豈在其縣界者乎縣界之積石乃小積石山即酈注之唐述山耳大小積石之名莫明辨於唐人魏王泰曰大積石山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山在枹罕縣西北張守節曰河自鹽澤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李吉甫曰河出積石山西南羌中今人目彼為大積石此為小積石然則蔡傳當云何曰引地志下當云今鄯州西南塞外山也漢在羌中唐在吐谷渾界今河州枹罕縣鄯州龍支縣界有積石山雖河所經非禹所導者渭按應劭云析支東去河關千餘里河首積石南枕析支則縣距此山亦千餘里可知矣自東晉之後縣為吐谷渾所據遂以枹罕為華戎之界故唐初太子賢注後漢書誤認龍支之積石為禹貢之積石後漢桓帝紀延熹二年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擊於羅亭破之注云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即與羅亭相近今鄯州三年燒當羌叛段熲追擊於積石大破之注云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即禹貢導河積石是也而中葉已知其非獨杜佑不審耳宋咸平四年眞宗指甘沙伊涼等州圖謂輔臣曰此圖載黃河所出之山乃在積石外與禹貢所述異蓋亦以龍支之積

石爲禹迹也蔡氏承誤以釋經學者宗之故元都實窮河源仍以廓州西南之積石州爲積石州即唐積石軍而至正中修宋史其河渠志亦云黃河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昔郭景純注山海經曰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此之謂矣漢志馮翊夏陽縣下云禹貢龍門山在北劉昭注補郡國志云太史公曰遷生龍門韋昭謂在縣北也水經注引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後魏志夏陽縣有龍門山隋改縣曰韓城故括地志云龍門山在韓城縣北五十里此河西之山東與壺口隔水相望通典云同州韓城絳州龍門二縣有

龍門山即禹所鑿是河東亦有龍門山矣然經所謂龍門在雍域不在冀域杜說本顏師古辯見導山

水經注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重源出於積石之山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山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延熹二年燒當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追出塞至積石山斬首而還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於河首左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於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河水又東自河曲逕西海郡南漢平帝時王莽諷羌

獻西海之地置西海郡而築五縣焉尋廢按漢志金城臨羌縣西北塞外有僊海鹽池古音西與僊同僊海即西海也一名卑禾羌海亦曰青海又曰鮮水海趙充國請治湟陿以西道橋令可至鮮水左右王莽誘塞外羌獻鮮水海允谷鹽池是也郡治龍夷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十里元和志云鄯州西至西海三百七十里龍夷城即今西北三百五十里威戎城也今爲西寧衛西塞外地臨羌故城在衛西二百八十里浩亹河南

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羌迷唐鍾存所居也永元中無復聚落隃糜相曹鳳上言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有西海鹽池之利宜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從之後羌反遂罷按允川在西寧衛西南塞外大小榆谷即唐之九曲也東去積石軍三百里水甘艸良宜畜牧睿宗時楊矩爲鄯州都督奏請黃河九曲之地以爲金城公主湯沐之所吐蕃既得頓兵畜牧又與唐境接近自是復叛至天寶中哥舒翰爲隴右節度使復收九曲置澆河洮陽二郡高適作九曲詞以美其功

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澆水從東南來注之河水又逕沙州北段國曰澆河西南一百七十里有黃沙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都不生艸木沙州於是號焉按澆經誤作洮今據注改正

又東流入西平郡界左合二川後漢建安中析金城郡臨羌等縣置西平郡治西都縣後魏置鄯州隋改縣曰湟水其故城即今西寧衛治也元和志云湟水縣本漢破羌縣地

又東逕澆河故城北有古城東西角掎東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按南涼禿髮烏孤以河南地爲澆河郡治此城唐於此復置澆河郡其東爲積石軍

又東逕石城南昔段熲擊羌於石城投河墮坑而死者八百餘人按後魏石城縣廢帝改曰化隆唐改曰化城廓州治焉元和志云黃河在縣南八十里

又東北逕黃河城南西北去西平二百十七里

又東逕邯川城南有三水導自北山南逕邯川注于河按廢廓州城東南有邯川城禿髮傉檀所置邯川護軍也

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在大河北爲濟渡處魏涼州刺史郭淮破羌遮寒於白土即此矣按臨津城在今河州西北一百二十里隋曰臨津關大業五年自將伐吐谷渾出臨津關渡黃河至西平即此城也白土城在西寧衛南

又東左會白土川水水出白土城西北東南注於河

又東北右會二水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有石室曰積書巖時見神人往還俗不悟其仙乃謂之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因名唐述山按西寧衛東南八十里有龍支故城本漢允吾縣地後漢置龍耆城和帝以曹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是也後魏於此置北金城縣西魏改曰龍支元和志積石山一名唐述山今名小積石山在鄯州龍支縣西九十八里河州枹罕縣北七十里黃河在龍支縣西南六十里枹罕縣北五十里

又東歷鳳林北鳳林山名五巒俱峙按鳳林在今河州北隋志枹罕縣有鳳林山元和志云在縣北三十五里

又東與灕水合灕水導源塞外羌中

東北流逕石門山疑即皋蘭山門漢元狩三年霍去病出隴西至皋蘭是也灘水又東北逕枹罕縣故城南又東北出峽北注于河地理志曰灘水出白石縣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也元和志石門山在鳳林縣北二十八里灘水西去縣二百步按枹罕故城即今河州治白石故城在州西又

東逕左南城南

石城南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今在西寧衛東南

又東逕赤城北

即河夾岸也秦州記曰枹罕有河夾岸赤岸成是

又東洮水注之

沙州記曰洮水出強臺山東強臺西傾之異名也其水東北流逕吐谷渾中又東北逕曾城北又東逕臨洮縣故城北又北逕降狄道故城西左會大夏川水又北入河地理志曰洮水北至枹罕東入河是也按曾城即臨潭故城在洮州衛西南七十里元和志云城東北二面並枕洮水臨洮故城即今岷州衛治降狄道故城也元和志大夏縣西北至河州七十里大夏川水經縣南去縣十步近志云大夏河即灘水謬也又

東逕金城允吾縣南湟水從西來注之

允吾金城郡治也西有湟水水出塞外東南流逕龍夷城又東南逕臨羌縣故城北又東南逕畢禾羌海北又東逕湟中城北又東逕臨羌新縣故城南又東與閤門河合即浩亹河也又東逕允吾縣北又東逕允街縣故城南又東注于金城河即積石之黃河也元和志湟水名湟河亦謂之樂都水出青海東北亂山中東南流至蘭州西南入黃河按蘭州本漢金城縣允吾浩亹枝陽今皆在其境州西百二十里有允吾故城後漢光和六年金城河水溢出二十餘里即此河也浩音誥亹音門

又東逕石城南

謂之石城津闕駰曰在金城西北今蘭州西有石城津

又東南逕金城縣故城北

十三州志曰大河在金城北門東流梁泉水注之按故城即今蘭州治

又東逕榆中縣北

昔蒙恬為秦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金城之屬縣也章懷太子賢曰榆中在金城縣東北

又東逕天水北界

苑川水出勇士縣南山東北流逕牧師苑而北注于河有東西二苑城西城即乞佛所都也按今靖遠衛西有苑川城黃河自蘭州界東北流越亂山中二百餘里入衛界始瀉落巨川如瀑布然土人沿山引水灌田甚廣

又北逕武威媼圍縣東北

今寧夏中衛西南有溫圍水下流入黃河通鑑晉咸寧五年馬隆討涼州鮮卑度溫圍水胡三省曰漢武威郡有媼圍縣此水或因以名媼譌溫也又莊浪所本漢武威郡地宋元嘉十六年魏主燾議伐涼州李順等請自溫當出媼圍縣界縣在河西莊浪之東南中衛之西南也

又東北逕安定祖厲縣

水勇士縣北

今靖遠衛西二百里有勇士故城

故城西北

漢武帝元鼎五年幸雍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即於此也水出祖厲南山北流注于河按祖厲音胙賴其故城在靖遠衛西南一百三十里

又東北逕麥田城西

又東北逕麥田山

西在安定西北六百四十里按麥田城在靖遠衛北晉咸和四年乞伏述延見趙亡懼自苑川遷于麥田即此又東北高平川水注之即苦水也水出高平大隴山苦水谷東北流逕高平縣北十里按今平涼府莊浪縣西二十里有苦水川自靜寧州流入又北入鎮原縣界爲高平川高平故城在今固原州西二里建武八年光武討隗囂進至高平第一城是也又東北逕眴卷縣故城西此有上河之名按眴卷音旬箇其故城在今寧夏中衛東唐爲靈州鳴沙縣地河側有兩山相對水出其間即上河峽世謂之青山亦稱峽口今寧夏衛西南一百四十里有峽口山又北逕北地富平縣故城西北地都尉治今在靈州所西南又北逕薄骨律鎮城城在河渚上赫連果園也唐朔方本漢富平縣縣枕黃河後魏刀雍爲薄骨律鎮將上表請開富平西三十里艾山舊渠通河水溉公私田四萬餘頃人大獲其利又薄骨律渠在縣南六十里溉田千餘頃靈武縣東南至靈州十八里黃河自迴樂縣界流入漢渠漢渠北流四十餘里始爲千金大陂其左右又有胡渠御史百家等八渠溉田五百餘頃按五代唐長興中朔方帥張希崇亦引河渠興屯田以省漕運民夷愛之今靈州所境田多沃饒恒無曠

涸之患賴黃河之灌溉也又逕典農城東又逕北典農城東二城皆上河典農都尉馮參所治也在今靈州所界又東北逕廉縣故城漢屬北地郡其故城當在今所西南又東北與枝津合水受大河東北逕富平城所在分裂以溉田圃北流入河今無水又東逕渾懷鄣西元和志懷遠縣在靈州東北隔河一百二十里廢靈武城在縣東北隔河一百里其城本蒙恬所築古謂之渾懷鄣又東北歷石崖山西山石自然有文若戰馬之狀亦謂之畫石山今在平羅所東又北逕朔方臨戎縣西屬朔方郡其故城在今榆林衛界廢夏州西南長澤縣北二十里又北逕臨戎縣故城西舊朔方郡治又東逕沃野故城南元和志沃野故城在天德軍城北六十里即後魏六鎮從西第一鎮也刀雍上表云臣鎮去沃野鎮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爲難又北屈而東流爲北河見後又北迤西溢於寘渾縣故城東朔方西部都尉治自縣西北出雞鹿塞漢甘露三年竜忠送呼韓邪單于出雞鹿塞後漢永元初竇憲出雞鹿塞伐匈奴是也城今在廢夏州西北又屈而東流爲北河漢元朔二年衛青絕梓嶺梁北河杜佑曰河經靈武郡西南便北流凡千餘里

過九原郡乃東流漢人謂之西河自九原以東漢人謂之北河然北河之名秦已有之史記惠文王後五年遊北河昭襄王十八年又之上郡北河是也

東逕高闕南史記趙武靈王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望若闕焉故有高闕之名漢元朔四年衛青敗右賢王於高闕即此處也按高闕在廢豐州城西黃河外劉昫曰高闕北距大磧口三百里又東逕

臨河縣故城北城在今榆林衛西北又東逕陽山南漢書注曰陽山在河北指此山也北假也史記秦使蒙恬北擊胡渡河取高闕據陽山北假中是也按陽山即陰山也山在中國之極北故名陰山水北曰陽山在河水之北故亦謂之陽山徐廣云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非也漢書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虜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求出為寇是其苑圃也孝武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列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計陰山緜亘千餘里直抵遼東非河南所能容益信徐說之謬又南屈逕河目縣左括地志云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又南合南河上承西河東逕臨戎縣故城北又東逕河縣南又東逕廣牧縣故城北流二百許里東會于河又南逕馬陰山西史記音義曰五原安陽縣北有馬陰山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漢朔方郡治元和志什賁故城在夏州朔方縣理北即漢朔方縣之故城詩所謂王命南仲城彼朔方是也漢武帝元朔二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使校尉蘇建築朔方亦謂此自漢至今常為關中根植什賁之號蓋番語也無定河一名朔水一名奢延水源出縣南百步赫連勃勃於此水之北黑水之南改築大城名統萬城酈道元云蒸土加功雄堞雖久崇墉若新中部都尉治在廢夏州北此非禹貢之渠搜說見雍州又東逕田辟城南漢志五原郡成宜縣下云中部都尉治田辟辟讀曰壁原亭田辟蓋皆縣界之地名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城在廢豐州界又東逕原亭城南五原西南六十里世謂之石崖城今在廢豐州南五原中部都尉治又東逕宜梁縣故城南五原西南六十里世謂之石崖城今在廢豐州東又東逕稒陽城南河陰縣故城北稒陽城即稒陽塞在稒陽縣西北後漢永元初竇憲出雞鹿塞鄧鴻出稒陽塞即此城河陰漢屬五原郡秦置九原郡治此漢元朔二年更名五原秦始皇逐匈奴並河以東屬之陶山築亭鄣為河上塞徐廣曰陶山在五原北元和志敬本古城在中受降城北四十里鄭虔軍錄曰時人以張仁愿河外築三城自古未有敬本城周一萬八百七十二步壕壍深峻亦古之堅守賈耽古今述曰以地理求之前代九原

郡城也 又東逕臨沃縣南又東石門水南注之 水北出石門鄣東南流逕臨沃縣東注于河按臨沃屬五原當在稒陽縣西 又東逕稒陽故城南 五原東部都尉治在榆林衛廢勝州西南漢志稒陽縣北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太初三年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築亭障西北至盧朐山謂之光祿塞即此按中受降城本秦九原郡地唐置天德軍元和志云武川城在軍北三百里後魏六鎮從西第三鎮也自北出石門障即光祿城古入匈奴大路 又東逕塞泉城南又東逕雲中楨陵縣南又東逕沙南縣北河水南入楨陵縣西北緣胡山歷沙南縣東北兩山二縣之間而出余以太和中從高祖北巡親所經涉縣在山南北去雲中城一百二十里縣南六十許里有東西大山山西枕河河水南流脈水尋經殊乖川去之次按緣胡山今在山西平鹵衛西北黃河西來折而南流處楨陵即廢東勝州也其故城在衛西北河東岸沙南故城在西岸榆林塞外唐為勝州地經文當云又南逕雲中楨陵縣西又南逕沙南縣東則與酈元所見者符矣 從縣東屈南逕沙陵縣西白渠水注之 南流入河沙陵漢屬雲中郡 又南逕赤城東又南逕定襄桐過縣西 河水於二縣之間有君子濟今在平鹵衛西 又南樹頹水注之 水出東山西南流至沃陽故城西而南注于河沃陽漢鴈門西

部都尉治 又南大羅水注之 水上承樹頹河南流西轉逕武縣故城南又西南注于河武縣在善無西百五十里 又左得滍水口 水出西河郡美稷縣西流合呂梁洪水而注于河按平鹵衛西有呂梁山滍水口當在今河曲縣西北天橋峽也 又南逕西河圜陽縣東圜水注之 水出上郡白土縣圜谷東逕圜陰縣北又東逕圜陽縣南又東注于河按今米脂縣西北有圜陰故城圜陽當在其東北也圜音銀史記晉文公攘戎翟居於圜洛之間即此水 又南諸次之水入焉 水出上郡諸次山東逕榆林塞入長城又東注于河按榆林塞在廢勝州南界亦謂之長榆 又南逕離石縣西奢延水注之 水西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東流合黑水又東合走馬水又東入于河離石今永寧州奢延故城在廢夏州西南 又東逕土軍縣西 漢屬西河郡今為石樓縣 又南逕河東南屈縣東 今膚施縣北百里有金明城即漢高奴縣也 又南為採桑津 春秋僖公八年晉里克敗狄于采桑是也 又南逕皮氏縣西 今河津縣西有皮氏故城書序祖乙圮于耿即此 北屈故城西十里有風山 元和志風山在慈州吉昌縣北三十里 風山西四十里有

孟門山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爲黃河之巨阨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其中崩浪萬尋縣流千丈鼓若山騰迄於下口方知愼子下龍門流駛竹箭非駟馬之追也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迹遺功尚存以今輿地言之河自大積石山東北流逕陝西西寧衛西南塞外至河州西七十里入塞衛在行都司東南七百餘里黃河西自塞外流入經衛之東南與河州分水州在臨洮府西一百八十里西至生番界七十里有小積石山兩崖如削河流其中西南去大積石山千餘里二水已見上文又東北逕蘭州西南湟水合浩亹水自西來注之州在臨洮府北二百十里黃河去州二里關隄所謂金城河也湟水自州西一百八十里入河唐書吐蕃傳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二千里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甚爲民利又東北逕金縣北縣在蘭州東九十里黃河去縣六十里又東北逕靖遠衛北舊名靖虜屬陝西都司本漢鸞陰縣地後漢建初中趙沖追擊叛羌於鸞陰河即此衛北有韋精山黃河自金縣亂山中來至屬會州有黃河堰刺史安敬忠所築以捍河流又東北逕寧夏中衛南衛屬陝西都司黃河去衛十五里地勢稍平河流益盛衛東南有鳴沙城西枕黃河人馬行經此沙隨路有聲故號鳴沙又東北逕靈州所北所在寧夏衛南少西九十里本漢靈洲富平二縣地舊志云黃河千里一曲自澆河至故眴卷縣率東北流至富平始曲而北流亦謂之河曲折而北逕寧夏衛東南衛屬陝西都司宋爲懷遠鎮乾興二年李德明城此爲興州以居景祐中元昊升爲興慶府衛西至賀蘭山邊界六十里北至鎮遠關邊界二百里東至榆林

衛界三百五十里黃河去衛四十里元和志保靜縣西南至靈州六十里本漢富平縣地賀蘭山在縣西五十三里東望雲山形勢相接迤邐向北經靈武縣又西北經保靜縣西又北經懷遠縣西又北逕定遠城西又東北抵河其抵河之處亦名乞伏山在黃河西從首至尾有像月形南北約長五百餘里眞邊城之巨防山之東河之西有平田數千頃可引水灌溉如盡收地利足以贍給軍儲也顧景范云自寧夏以上民多穿渠溉田而寧夏之利尤博蓋上流勢少緩無溢決之患且泥沙未甚故引河爲宜也

又北逕平羅所東 舊名平虜在寧夏衛東北一百二十里河去所十五里賀蘭山在所西六十里鎮遠關在所北六十里

又北逕榆林衛西

出塞逕廢豐州西 衛本漢上郡龜茲縣地金元爲米脂縣地名榆林莊明正統二年築榆林城天順七年置榆林衛治焉北至邊牆十里其外皆戰國時雲中九原地也黃河自靈州所橫城堡西折而北逕寧夏平羅入衛界廢豐州城在衛西北塞外七百里本漢朔方郡之廣牧縣後魏爲懷朔鎮隋始置豐州治九原縣明初廢杜佑曰豐州西至黃河百三十里北至黃河四十里東北至黃河八十里

折而東逕三受降城南 元和志三受降城景雲三年朔方總管張仁愿所置也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爲界河北岸有拂雲堆神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時突厥默啜盡衆西擊突騎施婆葛仁愿奏請乘虛奪取漠南之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絕其南寇之路從之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雲祠爲中城與東西兩城相去各四百餘里遙相應接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牟那山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減鎮兵數萬人顧景范云中城在廢夏州北八百里西城在廢豐州北八十里東城在廢勝州東北二百里今按東城本漢定襄郡之盛樂縣後魏嘗都此唐置振武軍元和六年以韓重華爲振武營田和糴水陸運使重華請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中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見韓愈送重華歸所治序

折而南逕廢勝州東入塞其東岸則平鹵衛 廢勝州城在榆林衛東北四百五十里本漢雲中五原二郡地隋置勝州治榆林縣元和志云北近榆林即漢之榆林塞雲中故城在縣東北四十里東受降城在縣東北八里榆林關在縣東三十里東北臨河自夏州朔方縣流入又經河濱縣東十五步闊一里不通舡楫即河濱關渡處名君子津杜佑曰勝州東至黃河四十里北至黃河五里西北至黃河二十里平鹵衛在山西大同府西少南二百四十里明置本漢鴈門郡之武州縣隋唐以後爲朔州地元和志黃河在朔州鄯陽縣西三百里遼自河西移置勝州於此曰東勝州其故城在今衛西北元志云唐徙東受降城於綏遠烽南即今州治也明洪武初改建左右二衛兵民皆耕牧河套中寇益稀少二十六年城東勝永樂初移就延綏其地遂墟今按自廢豐州西至廢勝州東黃河三面圍繞之地周數千里謂之河套周曰朔方秦曰新秦漢爲朔方郡地隋唐爲豐勝二州地明爲榆林衛北境自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二面之

險其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外險盡失邊來莫禦天順六年元孽毛里孩阿羅出寧羅出三部始入居河套屢為邊患隆慶中吉能以俺答內附亦來款塞因而羈縻之　本朝屬理藩院榆林新志曰河套之地南抵邊牆北濱黃河遠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亦一二百里唯黃甫川之南焦家坪及娘娘灘羊圈渡口為最近云

又南逕府谷縣東其東岸則河曲縣

保德州　府谷在陝西葭州東少北三百四十里黃河南流逕黃甫川東九里入縣界又南逕縣東去縣百步河曲在山西太原府西北五百二十八里黃河流八十里至縣西北平泉村復轉西流九十里至天橋峽又南流入保德州界偏頭關在縣東北一百十里東接鴉角山西逼黃河其地東仰西伏因名偏頭保德在府西北五百里黃河在州西北一里　地西北一百二十里黃河去縣十里葭州在延安府東北五百八十里黃河去州一里與縣在太原府岢嵐州西一百五十里黃河在縣西五十里元和志岢嵐州合河縣黃河在縣西二里按今興縣西北五十里有合河故城舊志云山西自河曲至蒲津千五百里俱鄰陝西河最狹而於神木渡河為尤易

又南逕吳堡縣東又南逕綏德州東其東岸則臨縣永寧州寧鄉縣

吳堡在葭州南八十里黃河去縣一里綏德在延安府東北三百六十里黃河去州一百二十里無定河在州城東即古奢延水以潰沙急流深淺不定故名臨縣石山西汾州府西北三百里黃河在縣西八十里永寧州在府西少北一百二十里寧鄉在州西南五十里黃河並在其西元和志石州平夷縣黃河西去縣一百四十五里定胡縣黃河去縣西二百步按平夷故城即今寧鄉縣治定胡當在永寧州界永寧本石州明隆慶三年更名

又南逕清澗縣東又南逕延長縣東其東岸則石樓縣永和縣大寧縣

清澗在延安府東北二百三十五里黃河去縣百里延川在府東北二百里黃河去縣四十五里延長在府東少南百五十里黃河去縣三十五里元和志延州延水縣黃河在縣東八里門山故城在府東南一百八十里永和在山西平陽府隰州西九十里黃河在縣西六十里大寧在州西南九十五里黃河在縣西六十里八里孟門山在縣西南八十里與吉州分山

又南逕宜川縣東其東岸則吉州鄉寧縣

宜川在延安府東南二百八十里黃河去縣八十里元和志丹州汾川縣西南至州七十里黃河在縣北七里河岸頓狹狀似槽形鄉人呼為石槽蓋禹治水鑿石導河之處石槽長千步闊三十步懸水奔流黿鼉魚鱉所不能游按汾川故城在今宜川縣東南二十里孟門山在縣東七十里孟門山參差相接即文城故縣西南三十六里河中岸山勢綿延與吉州孟門山

之石槽山也吉州在平陽府西二百四十里黃河在州西六十里壺口山在州西南七十里鄉寧在州東南六十里黃河在縣西七十九里又南至韓城縣東北龍門山在禹其東岸則河津縣韓城在西安府同州東北二百里黃河去縣十五里龍門山在縣北五十里河津在平陽府蒲州東北二百里黃河在縣西元和志云去縣二十五里即龍門口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陸不通魚鱉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故曰曝鰓龍門水經注曰其魚出鞏縣鞏穴每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為龍否則點額而還此導河積石至于龍門之所經也蔡傳李復云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東於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余按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修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于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而李氏之學極博不知此說又何所考也渭按安國傳言禹治河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此亦有所本鑿山即闢龍門穿地即鑿呂梁也但不當云起自積石耳穎達復為之說曰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厎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言自龍門以下亦然則其所穿鑿更遠矣李復謂起自東受降城較安國所言為近然計東城至安

國嶺亦有千四五百里如必須處處穿鑿豈人力所能及禹勞民亦不應至此而二孔之妄又無論矣總由以導爲施功遂積誤相承而不覺耳至其所謂鑿山穿地者亦只是因舊修闢非本無水道而始開之蔡氏云則又疑所不當疑也

孔疏謂積石在龍支又據釋水之文故云至龍門三千餘里然其實不止於此約計有四千三百餘里若禹貢之積石更在龍支縣西南塞外一千二百餘里則自積石至于龍門當有五千五百餘里也龍門以下記河行方向甚詳而其上絶不言方向蔡傳云荒遠其所略也今按龍門以上禹功所不加故數千里之河總括爲一句河自積石東北流至寧夏折而北至廢豐州折而東至東受降城折而南方向不一難於屬辭故略之非爲荒遠也

河自積石至龍門所行皆雍州之域不可謂荒遠宋人見朔方西涼不入其版圖遂以荒遠目之耳

禹導自積石爲中國河其水不復行戎翟之境及三代之季雍州西北二隅每爲戎翟所侵秦漢以來屢復屢失大抵河湟之外悉屬羌渾雲中五原盡歸獯鬻河行其間出且入者再唐之中葉吐蕃盛強盜有隴西州縣遠近有司不復傳宰相賈耽乃繪布隴右山南九州具載河所經受爲圖曰吐蕃黃河錄貞元十四年上之藝文志有賈耽吐蕃黃河錄四卷其繫之

吐蕃者蓋本中國河行之地而時爲吐蕃所據耽志存經略故詳著之非謂河源之在積石外者也宋世亦陷吐蕃及西夏元乃混一罔不賓服明仍以河州爲入塞之始而天順六年元孽毛里孩等入居河套羈縻不絶以迄於今漢雲中五原二郡地遂不登版圖黃河之行其境者世將不知爲弼成之所及而州縣舊蹟置之不問矣故余解導河於大積石以下黃甫川以上備攷古記敘次特詳

附論河源

山海經曰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洵水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南四百里曰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南流注于無達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大杆是多怪鳥獸又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郭璞注云下都天帝都邑之在下者河水出山東北隅赤水出山東南隅洋水出山西北隅黑水亦出山西北隅無達氾天醜塗大杆皆山名冒猶覆也積石山在今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入塞內

渭按此第二卷西次三經文也是書山川之方鄉里至不可爲典要後世無從測算崑崙疑當在西域而不知其在何國去玉門陽關凡幾許也

又曰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西南流

注南海厭火東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流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羽民南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東又北又西南過碧方鳥東郭注云言海內者明海外復有崑崙山方八百里高萬仞謂其墟廣輪之高卑耳自此以上二千五百餘里上有醴泉華池去嵩高五萬里蓋天地之中也見禹本紀吳任臣廣注云此文王崇慶疑其重出非有二崑崙也

按此第十一卷海內西經文也其山即西次三經之崑崙唯多弱水青水耳海內謂西海之內郭注云海外復有崑崙者即大荒經之所言也是書非一時一手作故文多冗複謂此條重出者近是但考其河行之方鄉自崑崙東北隅西流逕其北又西南出渤海外又西轉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則崑崙反在積石之東矣有是理乎

又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郭注云弱水其水不勝鴻毛河圖玉版亦曰西王母居崑崙之山

按此第十六卷大荒經文也漢書西域傳云條支國臨西海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後漢書西域傳云條支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據此則海外崑崙當在條支國西海之南故經有弱水西王母之說范曄西域

傳論云甘英臨西海以望大秦距玉門陽關四萬餘里而崑崙更在西海之南遠斯極矣禹本紀所云去嵩高五萬里者當指此山水經引以說西北之崑崙非也

爾雅釋水曰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郭璞注云虛山下基也潛流地中汨漱沙壤所受渠多衆水溷淆宜其濁黃

按爾雅比山海經差爲可據河出崑崙信矣離騷曰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閬風在崑崙之上白水其即山下之河源乎然自漢以前但知崑崙在中國西北終未明在外國某地也

史記大宛列傳張騫使西域還爲天子言于寘徒賢反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則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其後騫死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烏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按張騫及後使者皆未嘗指于闐之山爲崑崙武帝自案古圖書以名之耳故太史公云不睹今其圖與書並不傳後世必欲求崑崙之墟唯葱嶺河所本者近是山海經之方鄉里至不足憑也以理度之則崑崙當在葱嶺之西北而遠近終未可知多方推測奚爲乎法言病子長愛奇而子長却不敢言山海經之所言今人說河源動輒引崑崙以證是何其好學深思不逮子長遠甚而愛奇獨過之也

漢書西域傳西域呂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阸呂玉門陽關西則限呂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與寘同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呂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

按史敘兩源歷歷如畫了無可疑河神物也潛流所在多有何獨至於河而疑之但積石出爲中國河處恨古來無人目驗其狀耳然鹽澤受西域數大川之水隱淪之脈豈無所發越而遂止揆之以

理殆非妄言

水經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酈注曰禹本紀與此同高誘稱河出崑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而通之出積石山按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自積石出隴西郡至洛準地志可五千餘里又按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崙山入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瀍水以西北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外國圖又云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諸仙居之數說不同淺見未聞非所詳究不能不聊述聞見以誌差違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山海經曰南即從極之淵也深三百仞唯馮夷都焉渭按此渤海當在葱嶺西塞外凡大澤謂之海渤海即蒲昌雷翥牢蘭之類非眞海也下文云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酈注曰余考羣書咸言河出崑崙重源潛發淪於蒲昌出於海水逕積石而爲中國河而經文在此似於不比積石宜在蒲昌海下矣酈意以此二十字爲錯簡蓋以下文南入葱嶺觀之則積石反在葱嶺之北必無是理也今移在後又東注于泑澤之下則自崑崙而葱嶺而蒲昌而積石原委秩然方位悉當矣又南入葱嶺山河水重源有三非惟二也一源西出身毒之國葱嶺之上西去休循二百餘里南屬葱嶺高千里西河舊事曰葱嶺在敦煌西八千里河源潛發其嶺分爲二水一水西逕休循國南在葱嶺西又逕難兜國北西南去罽賓國三百四十里渭按身毒當作捐毒漢書捐毒國王治衍敦谷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葱嶺屬無人民西上葱嶺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先儒以爲即身毒非也張騫曰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有蜀物去蜀不遠大夏即大月氏所居之地也今捐毒在大月氏之東北西去休循二百餘里豈身毒乎酈注蓋承其誤氏音支又西逕罽賓國北又西逕月氏國南又西逕安息南城臨嬀水地方數千里竺枝扶南記曰國土臨海上即漢書天竺安息國也涼土異物志曰葱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紀所云崑崙者焉張騫使大宛而窮河源謂極于此而不達于崑崙者也河水自葱嶺分源東逕伽舍羅國渭按此中國之河源也其逕休循難兜罽賓等國者則西流入西海河水與蜺羅跂禘水同注雷翥海釋氏西域記曰蜺羅跂禘出阿耨達山西之北逕于闐國又西逕四大塔北釋法顯所謂竺刹尸羅國也又西逕陀衛國北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邑渭按自罽賓至陀衛皆西流注西海之水水經乃拙手所作提挈不清賴有酈注爲之發明人始知葱嶺之河東西分流不然則似河水自葱嶺西行至陀衛而復東行以入葱嶺之東大惑不解矣河水又東逕皮山國北治皮山城西北去莎車三百八十里渭按自此以下皆東流注鹽澤之水又東與于闐河合南源導于闐南山俗謂仇摩置自置北流逕于闐國西治西城西去皮山三百八十里東去陽關五千餘里南河又東逕于闐北

漢書西域傳曰于闐已東水皆東流渭按南河即于闐河也　又東北逕扜彌國北西去于闐三百九十里南河又東逕精絶國北西去扜彌四百六十里　又東逕且末國北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蘭海者也其水北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且末城西又東北逕且末城北左會南河合流東逝鄯善國北故樓蘭也其水東注澤澤在國北扜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西域記曰南河自于闐東北三十里至鄯善入牢蘭海者也渭按澤即牢蘭海　北河又東北流分爲二水枝流出焉上承北河于疎勒之西東北流逕疎勒國南又東北與疎勒北山水合　北河自疎勒流逕南河之北疎勒城南去莎車五百六十里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渭按北河即蔥嶺河也　又東南逕莎車國南渭按漢書莎車國王治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南當作北　又東南逕溫宿國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於此枝河右入北河　又東逕姑墨國南姑墨川水導姑墨西北赤沙山東南流逕姑墨國西又東南注大河大河又東右會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在匈奴之西烏孫之東山海經曰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坳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者也河水又東逕墨山國南渭按漢書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於西域爲中姑墨國王東至都護治所一千二十一里焉耆國王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墨山即山國也　又東逕注賓

城南渭按此即上文所謂注賓河　又東逕樓蘭城南又東注于坳澤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大國地方千里皆爲鹽而剛堅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其中洄湍電轉爲隱淪之脈即河水之所潛而出於積石也　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渭按此二十字錯簡在前今移置於此海謂蒲昌海　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並間關入塞之始自此經當求實致也河水重源又發於西塞之外出於積石之山山海經曰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

按水經敘西域兩源較漢書尤爲明備唯是積石一山錯簡在渤海之下蔥嶺之上遂來後人之彈射并其全經而疑之而不知此非其本文乃妄庸人之所竄易也彼見山海經云河水出渤海西北入積石山遂以此經海外之海爲渤海殊不知渤海外之海爲渤海殊不知渤

澤之亦名蒲昌海也彼見此經云河水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遂謂積石距敦煌遼遠而坳澤最近故移積石於渤海之下使坳澤與敦煌相接殊不思三郡界中實無河也蓋漢世河關以西皆爲羌中地河水所經人莫能覩故聊假三郡之南以表之非眞謂河自鹽澤東流入玉門陽關也杜佑不察此意而以爲纂集之不詳固其宜矣若夫道元之注惟渤海以上博引釋氏怪誕之說甚覺無謂至蔥嶺以下發明頗多其言崑崙墟也曰淺見未聞非所詳究其言積石山也曰宜在蒲昌海下其言蔥嶺河也曰河源潛發分爲二水其言蒲昌海也曰洄湍電轉爲隱淪之脈正其謬而補其闕亦可謂精審之至矣杜佑詆水經并詆道元豈通論哉

又按山海經有兩崑崙一在中國西北帝之下都河水出其東北隅者是也一在西海之南西王母所居弱水之淵環其下者是也水經敘河水主在西北者言而亦不能確指在某國其曰南流入渤海者猶鹽澤之隱淪也其曰又南入蔥嶺山者猶積石之顯發也然則自崑崙以至積石有二重源矣蔥嶺之顯發也然莫有能言其狀者而鹽澤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則山海經有云積石之

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此蓋與梁州之潛水入龍門大石穴下西南潛出者相似鹽澤之伏有奇狀則積石之出亦必有奇狀惜乎自漢以來二千餘歲曾未有一驗之者也

又按酈注言敦薨之水出敦薨之山而引山海經以爲即西流注于汜澤出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者也夫敦薨在焉耆之北匈奴之西烏孫之東而崑崙近直其西南則崑崙之處所未有明確於此者是水爲河源無疑而葱嶺于闐之水皆旁源而非正源矣然釋氏西域記以阿耨達爲崑崙其山所出之水有北流入牢蘭海者苟以爲河源有何不可彼亦一崑崙此亦一崑崙安見敦薨之獨是也問嘗綜而論之西域之水注鹽澤者其源有四一曰葱嶺二曰于闐三曰敦薨四曰阿耨達終不知何者爲正今所急者但當驗積石重源之有無以辨西域吐蕃之是非耳其孰爲崑崙孰非崑崙孰爲河源孰非河源愚不敢臆爲決也

唐書吐谷渾傳太宗時其王慕容伏允數入寇貞觀九年詔李靖侯君集任城王道宗等率兵擊之道宗破伏允於庫山俘斬四百伏允西走靖等分軍追之又數破之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千里閱月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

舊唐書吐谷渾傳侯君集與江夏王道宗趣南路登
漢哭山飲馬烏海經塗二千餘里空虛之地又達于
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李靖傳軍次伏
俟城吐谷渾退保天非谷靖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
侯君集傳君集道宗歷破邏真谷踰漢哭山轉戰過
星宿川至于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乃旋
師與李靖會于大非川平吐谷渾而還

按此河源與史漢所謂河源者不同彼河源在西
域此河源只在吐谷渾界積石山流入爲中國河
處蓋鹽澤潛流重源顯發禹導河由此始故亦謂
之河源也昔後漢段熲追西羌至河首積石山亦
出塞二千餘里而道宗謂諸將曰柏海近河源古
未有至者何也蓋柏海在積石之南熲纔及其山
而止未嘗度山南也今舊史曰踰積石山又曰北
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則山海經所云山下有
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者皆在其目中矣惜乎一
時皆武人即有記室亦不過詞章之士不能諦視
重源證明古志耳

杜氏通典曰水經所云河出崑崙山者宜出於禹本
紀山海經所云南入蔥嶺及出于闐南山者出於漢
書西域傳而酈道元都不詳正所注河之發源亦引
禹紀山經釋法顯遊天竺記釋氏西域記所注南入

蔥嶺一源出于闐山合流入蒲昌海雖約漢書亦不
尋究又水經云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
南流入蔥嶺據此則積石山當在蔥嶺之北又云入
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並令郡地也夫山水地形
固有定體自蔥嶺于闐之東數煌張掖之間華人來
往非少從後漢至大唐圖籍相承注記不絕大積亘
數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談此處豈
有河流纂集者不詳斯甚西域傳云河水一源出蔥
嶺一源出于闐合流東注蒲昌海皆以潛流地下南
出積石為中國河比禹紀山經猶校附近終是紕繆
此唯憑張騫使大夏見兩道水從蔥嶺于闐合流入
蒲昌海其于闐出美玉所以騫傳遂云窮河源也案
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山疑所謂古圖書即禹本
紀以于闐山出玉乃謂之崑崙即所出便云是河也
窮究諸說悉謬誤孟堅又以禹貢云導河自積石
遂疑潛流從此方出且漢時羣羌種類雖多不相統
一未為強國漢家或未嘗遣使詣西南羌中或未知
自有河也寧有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
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
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按尚書云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范曄後漢書云西羌
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云河關西千

餘里河曲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非謬而不謂河之本源乃引蔥嶺于闐之河謂從蒲昌海伏流數千里至積石方出斯又班生之所未詳也

按吐蕃歷周及隋猶隔西羌未通於中國唐貞觀八年始遣使朝貢太宗遣行人馮德遐往撫慰之尋復遣使隨德遐入朝奉表求婚十五年以文成公主妻之杜佑所謂聘使涉歷從此始也積石秦漢時爲西羌地晉永嘉以後其地爲吐谷渾所據及高宗龍朔三年吐蕃滅吐谷渾積石遂爲吐蕃地自後使命往來皆指吐蕃中水西南來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者爲黃河而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國中西南河之所出矣

唐書吐蕃傳穆宗長慶元年以大理卿劉元鼎爲吐蕃會盟使（歐陽忞輿地廣記作薛元鼎蔡傳從之元史亦作薛恐非）使還踰湟水至龍泉谷西北望殺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至濛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元和志積石軍西南一百四十里有洪濟橋）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故舉世謂西戎地曰河湟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

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寖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劒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大略如此

按舊唐書吐蕃在長安西八千里蓋以其都城言之今元鼎所見紫山東距長安裁五千里度其地望當在都城東北三千里矣吐蕃自言崑崙山在國中西南而元鼎所指以爲崑崙者乃在其東北與吐蕃所謂崑崙者相去懸絶是大可疑也

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曰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到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磨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迂總其實皆非本眞意者漢唐之時外夷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往每迂廻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騎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州之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

闊闊出得其說撰爲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略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於下按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思本曰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爲大澤曰火敦腦兒羣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騖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赤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术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爲八九股名也孫斡倫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傅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思本曰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懷里火禿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郎麻哈也又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高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撒思加闊即闊提地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

日地名哈喇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流凡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思本曰河過闊提與亦西八思今河合亦西八思今河源自鐵豹嶺之北正北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狍羶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剌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思本曰自哈剌河與黃河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阿以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出河源自威茂州之西北岷山之北水北流即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里折而西北流又五百餘里與黃河合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思本曰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鵬拶河合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西寧州自青唐宿軍谷正東流五百餘里與邈水合邈水源積石州來羌城廓州構米站界都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麓河合野麓河源自西傾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白城銀川站與湟水浩亹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理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思本曰大槩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按河源出吐蕃之崑崙自唐貞觀後已有是說杜

佑歷詆前載劉元鼎從而證明之其說遂牢不可破唯源發紫山尚未分曉故元遣都實往探之果得之朶甘思西鄙東北去崑崙有一月程（明太祖實錄云李英追安定討土蕃追至崑崙山宣宗實錄云李英追安定曲先賊踰崑崙山即都實之所謂騰乞里塔也）然則古書言河出崑崙者皆屬虛記即吐蕃自云崑崙爲河之所出亦妄談而不足信矣

錢謙益列朝詩集宗泐小傳曰洪武十一年太祖以佛書有遺命僧宗泐領徒三十餘人往西番求之十五年得經還朝泐有望河源詩自記云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黃河爲抹處犛牛河爲必力處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則流入犛牛河東北之水是爲河源予西還宿山中番人戲相謂曰漢人今飲漢水矣其源東抵崑崙可七八百里今所涉處尚三百餘里下與崑崙之水合流中國相傳以爲源自崑崙非也崑崙名麻琫剌其山最高大四時常雪有神居之番書載其境內祭祀之山有九此其一也

按宗泐取經還其所涉處南距河源尚數百里則是所謂抹必力赤巴山亦聞之番人非目覩也犛牛河者雲南之麗江源也蓋因朱思本言河源直麗江宣撫司西北一千五百里故又附會爲此說然都實謂河源自平地湧出而宗泐云出抹必力

赤巴山都實自河源至崑崙行三十日而宗泐云可七八百里百餘年間見聞異辭吾誰適從哉

王鏊河源辨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廼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又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獻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爲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又曰佛圖調謂鍾山西六百里外有大崑崙又有小崑崙然則崑崙果非一乎崑崙之遠近不一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闐之南山北流與蔥嶺水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輒廢千古之論故爲之辨

出於積石自地中而上奮溢湧湧之狀倍奇於
鹽澤可知也水經云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
流而道元絶無所發明則以積石久沒於羌中人
不得至其地驗其形故無可言也獨怪唐人頗有
知大積石者聘使往來身歷其地見吐蕃之水自
西南來即以爲河源而不能於積石之下詳察重
源之有無是爲可恨耳元柯九思序河源志云太
祖征西夏取西涼府遂至黃河九渡九渡即也孫
斡倫河也世祖狃於舊聞久謂黃河出吐蕃中特
以九渡之南導源未悉故遣都實一探之都實往
還驛路畢景奔馳經史遺文絶不留意即如積石

爲大禹導河之始漢時東去河關縣千餘里今以
朱思本記求之當在河折而東北過西寧州處都
實身歷其地而不知而以唐之積石軍爲積石況
能察重源之有無邪元之君臣不學無術無足深
責後之學者憑一時之記注而直斥史漢爲誕妄
則過矣自王文恪著辨以來學者始稍稍尋繹前
載然天下之事理有古是而今非者亦有古非而
今是者執一以論即非通人使積石之地果有重
源顯發之迹則漢史爲是元史爲非苟無其迹而
唯西南一大川自吐蕃來數千里與積石之河相
連則亦不可謂非河源矣蓋山川出沒靈變無方

必得淹通經術之士及一二精於物理者足踐其境目察其形心識其所以然而後可以斷古今之是非非張騫都實輩所能辨亦非書生之筆舌所能爭也

禹貢錐指卷第十三上

德清胡渭學

禹貢錐指卷第十三中之上

南至于華陰

傳曰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易氏曰河自龍門口又二百里至陝州之西北對河爲華州華陰縣蔡氏曰華陰華山之北也

水經注河水自皮氏縣西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 汾水出太原汾陽縣管涔山西南流至汾陰縣北而西注于河詳見冀州 昔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又南逕梁山原東 梁山晉之望也在馮翊夏陽西臨於河上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又南峗谷水注之 水出梁山東南注于河昔韓信襲魏王豹以木罌自此渡又南逕高門又東南逕華池南 池在夏陽城西北四里許高門東去華池三里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北 太史公自敘曰遷生於龍門是其墳墟所在矣昔魏文侯與吳起浮河而下美

河山之固即於此也又南逕子夏石室在今邰陽縣東今榮河縣北有汾陰故城又逕邰陽城東故有莘邑爲太姒之國詩云在邰之陽在渭之涘謂此也城南有漢水東流注于河即邰水縣取名焉今縣東四十里有邰陽故城又南濼水入焉水出汾陰縣南四十里平地開源濆泉上湧大幾如輪深則不測俗呼爲濼魁與邰陽濼水夾河河中渚上又有一漢水皆相潛通其水西南流注于河又南逕陶城西元和志云在臨晉縣北四十里又南逕蒲坂縣西舜所都也今蒲州東南有蒲坂故城又南逕雷首山西亦曰雷水西南流注于河左傳謂之涑川又南涑水注之水出河北縣雷首山空故城又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灌水北流逕通谷又東北注于河述征記所謂潼谷水者也元和志云關西一里有潼水因以名關以今輿地言之河自韓城縣龍門山南流與汾水合縣志云河自龍門而南距邰陽不百里河壖多客土遇潦輒潰又南逕邰陽縣東其東岸則榮河縣臨晉縣邰陽在陝西同州東北一百十里黃河舊在縣西五里明時漸徙而東正德二年遂至城下今去縣僅七十步臨晉在州東北七十里黃河在縣西三十里又南逕朝邑縣東又南至華陰縣東北與渭水合其東岸則蒲州朝邑在同州東三十里黃河去縣二十八里有臨晉關華陰在華州東七十里黃河舊在州西蒲津門外明萬曆八年河決東齧城闉甃石岸以障之今漸徙而西去城十餘里有蒲津關與臨晉關夾河相對又南逕雷首山西至潼關衛北衛在陝西都司東明析華陰地置西至華陰縣界一里黃河在衛北一里潼關故城在衛東南四里左傳所謂桃林之塞元和志云自靈寶縣以西至潼關皆是折而東是爲河曲春秋文公十二年秦晉戰于河曲即此地也此河水南至華陰之所經雍州文所稱龍門西河者也

穿渠引水非古也自溝洫之制廢而灌溉之事興利於田而河則病矣關中引水溉田自鄭國渠始及漢武時用鄭當時言穿渠引渭以漕且溉南山

下用番係言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
坂下又用嚴熊言引洛溉重泉以東爲龍首渠宣
房既塞用事者益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
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關中則有靈軹渠成國渠
漳渠六輔渠白渠皆溉田各萬餘頃它小渠及陂
山通道者不可勝言故王莽時大司馬長史張戎
議曰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
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
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
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
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
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
自利無溢決之害矣蓋河水多泥急則通利緩則
淤澱今滎陽之下既有鴻溝華陰以上復有諸渠
分水太多則河流日遲河身日高故水暴至不能
容漢人知此者鮮唯戎知之

東至于厎柱 渭按厎史記作砥

傳曰厎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
然在西虢之界渭按西虢今河南府之陝州是也厎
柱在州東四十里黃河中

水經注河水自華陰潼關東北流 水側有黃巷坂傍絕澗涉此坂以升潼關所謂
浒黃巷以濟潼矣歷北出東崤謂之函谷關關之直北隔河有層阜巍然獨秀世謂之風陵戴延之所謂風墝者也寰宇記云河東縣風陵是女媧之墓

秦漢以來俱係祀典按函谷關在今河南靈寶縣南十一里黃卷崙岳西征賦作黃巷又東北玉澗水注之水南出玉溪北流逕閿鄉城西而北注于河又東逕閿鄉與全鳩澗水合水出南山北流注于河述征記云全節地名也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按圖經全節即漢書全鳩里戾太子死處在閿鄉縣東十里鳩澗西又東逕河北縣南與湖縣分河按河北出薄山南流入于河即渠豬之水也又東逕芮城芮伯萬之故畺也按今芮城縣北有河北故城唐貞觀十一年河溢壞陝州河北縣即此又東逕湖縣故城北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武王伐紂天下既定王及獻濱於馬華陽散牛桃林即此處也三秦記曰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若有軍馬好行則牧華山休息林下惡行則決河漫延人馬不得過矣湖縣故城在閿鄉縣東四十里又東合柏谷水水出弘農縣山北流入河又東右合門水洛水之枝流也東逕弘農縣故城東而北注于河又東得七里澗澗在陝西七里故名元和志云曹陽墟俗名七里澗在陝縣西南七里黃河自靈寶界流入後漢獻帝東歸至陝議者欲天子浮河東下太尉楊彪曰從此以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從也乃止又東逕陝縣北河北對茅城津亦取名焉春秋文公三年秦伯伐晉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是也河南即陝城昔周召分伯以此城為東西之

別戴延之曰城南倚山原北臨黃河縣水百餘仞臨水者咸悚惕焉西北帶河水湧起方數十丈蓋史記所云魏文侯二十六年號山崩壅河所致耳按今陝州治即陝縣故城古焦國謂之大陽津與虢山俱在州西北三里又東沙澗水注之北出虞山東南逕傅巖孔安國云傅說隱於虞虢之間即城在今平陸縣東北地理志謂之北虢此處也傅巖東北十餘里有顛軨坂左傳所謂入自顛軨者也其水南流注于河又東過砥柱間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三穿既決水流疎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山在虢城東北大陽城東也元和志云底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硤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中皐之墓也北陵文王所避風雨矣殽水又北注于河又東千崤之水注焉水出河南盤殽山東北流與石殽水合水出石殽山山有二陵南陵夏后氏硤石縣地河之右則殽水注之水南導於千崤之山北流注于河河水弭岸夾山巍峰歧舉重嶺千霄按崤在今河南府永寧縣北六十里元和志云自東崤至西崤長三十五里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崤與殽同鄭玄云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關流今世所謂

砥柱者蓋乃閼流也砥柱當在西河余按鄭說非是西河當無山以擬之自砥柱以下五戶以上其間一百二十里河水竦石桀出勢連襄陸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閼流也其山雖闢尚梗湍流激石雲洄深波怒溢合有一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漢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砥柱隘可鐫廣之上乃令焉鐫之裁沒水中不能復去而令水益湍怒害甚平日魏景初二年二月帝遣都督沙丘部監運諫議大夫尉茲帥衆五千餘人修治河灘監運大中大夫桓國口口都匠中郎將河東樂世帥衆五千人修治河灘事見五戶祠銘雖世代加功水流溯湧濤波尚屯及其商舟是次鮮不跲躓難濟故有衆峽諸灘之言五戶灘名有神祠通謂之五戶將軍按今陝州東一百六十里有五戶灘在河中爲湍激之處自此而東河流稍爲寬衍以今輿地言之河自潼關衛北折而東逕閿鄉縣北又東逕靈寶縣北其北岸則芮城縣閿鄉在河南陝州西少北一百三十

里黃河南去縣七里靈寶在州西六十里黃河南去縣十里芮城在山西解州西南七十里黃河在縣南二十里薄山在縣北十五里　又東逕陝州北其北岸則平陸縣又東過底柱陝州在河南府西三百里平陸在解州東南九十里砥柱山在黃河中西去陝州四十里西北去平陸五十里　唐趙冬曦三門賦序曰砥柱山之六峰者皆生河之中流蓋夏后之所開鑿其最北有兩柱相對距崖而立即所謂三門也次於其南有孤峰揭起峰頂平闊夏禹之廟在焉西有孤石數丈圓如削成復次其南有三峰東曰金門中曰三堆西曰天柱河水從黃老神前東流湍激蹙於蝦石折流而南漱於三門苞於廟山乃分爲四流淙於三峰之下抵於曲隈會流東注加以兩崖夾水盤紆激射天下罕比都穆曰砥柱在陝州東五十里黃河之中

循河至三門集津三門者中曰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門水行其間聲激如雷而鬼門尤為險惡舟筏一入鮮有得脫三門之廣約二十丈其東百五十步即砥柱崇約三丈周數丈蔡氏書傳以三門為砥柱州志亦謂砥柱即三門山皆未嘗親履其地故繆誤若此按此說與趙賦小異要之諸峰在當時總為一巨石禹析之以通河三門亦砥柱也後人強生分別耳此河水東至厎柱之所經也

厎柱之險不減於龍門自古患之漢武帝時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艱敗亡甚多成帝鴻嘉四年使楊焉鑿廣之而水益湍怒為害甚於故魏晉之世兩經修治功卒不集隋開皇十五年詔鑿底柱大業七年底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唐貞觀十一年河溢壞陝州河北縣二十年幸河北觀底柱令魏徵勒銘是時自洛至陝皆運於陸行三百里自陝至京乃運於水顯慶中大匠楊務廉鑿棧以輓漕舟人以為苦開元二十二年從京兆尹裴耀卿言開三門山北路十八里謂之北運時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東曰集津西曰鹽倉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達關中既避水險而陸運庸錢亦省數十萬緡二十九年陝州刺史李齊物鑿底柱為門以通漕開山顛為輓路燒石沃醯而鑿之天寶元年上言三門運渠成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水漲以人輓舟而上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貞元二年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為運道屬於三門倉遂罷南路陸運見食貨志按李泌事新書摭杜氏通典而舊書無之或以為疑非也五代建都於汴漕不由底柱非其所急宋乾德初詔重

鑿厎柱三門慶曆中陝西用兵歐陽修請案裴耀卿舊迹以通漕運而不果行自是之後無復有以厎柱爲言者矣大抵三門之險非鐫鑿所能除堯都平陽冀之島夷及兗青徐揚荆豫之貢道必由厎柱或疑其時亦參用陸運以余觀之三門之險不專在厎柱其下兼有閼流爲之阻蓋自厎柱以東夾河羣山之水竝注于河禹功旣遠泥沙日積河上激六峰下阻十九灘湍波倍加洶湧昔人計不及此但欲鐫廣三門一試于楊焉再試于李齊物不惟無益而害且滋甚則以鐫石落水河身愈淺三門雖廣不能勝百二十里之閼流故也禹治河率自下始孔傳云或鑿山或穿地度禹當日必先浚閼流而後析厎柱析厎柱者鑿山也浚閼流者穿地也二險並去則貢舟直達帝都不必參用陸運矣嗟乎世患無神禹耳豈患厎柱之不可漕哉

又東至于孟津 釋文孟津如字渭按孟史記漢書並作盟

傳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正義曰在孟地置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爲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内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爲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爲武濟渭按河陽本晉邑漢置縣屬河内郡其故城在今

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

左傳隱十二年王與鄭田有盟杜預曰盟即河陽縣南孟津孔疏於秦誓序云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盟古通作孟其地本在河北闞百詩曰孟津之漸譌而南也自東漢始考更始二年使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是時孟津猶在北安帝永初五年羌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驚奔南渡河使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靈帝中平六年何進謀誅宦官使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城中者洛陽城中也則已移其名於河之南猶蒲津關在蒲州臨晉關在朝邑而史記正義於漢王出臨晉關下云即蒲津關在臨晉縣唐臨晉屬蒲州是移河西之關名於河東也黎陽津在滑縣而通典於黎陽下曰有白馬濟縣白馬津在滑縣又移河南之津名於河北大抵歷代浸久土俗傳譌類如此也渭按延津在延津縣北而唐志新鄉縣有延津關棘津在胙城縣北而寰宇記云在汲縣南七里此皆移河南之津名於河北與前事相類杜預云河陽縣南孟津確不可易又曰在洛陽城北者謂其地南直洛城居天下之中欲明都道所湊故舉以為言非謂在河之南也西漢時河南無孟津孔傳不言河陽似以為河南洛北傳

出魏晉間手此又一證

林少穎云河自華陰至于厎柱夾兩山之間其流皆湍悍至于孟津然後其勢稍緩可以橫舟而渡也渭按大陽縣南有茅津秦穆公封殽尸自此濟河不待至河陽始可渡林說非是大河津濟處甚多唯孟津以都道所湊四通五達之衢故其名古今特著耳

水經注河水自大陽縣砥柱山東五户灘又東清水從西北來注之水出清廉山西東南流逕垣縣壺城東而注于河當在今垣曲縣西又東與教水合水出垣縣北教山南流逕鼓鐘山伏入石下謂之伏流水復出而南入于河今垣曲縣西四十里有垣縣故城又東與畛水合水出新安縣青要山北流注于河又東會漆水水出垣縣王屋西山東南流歷軹關南而東注于河今濟源縣西有漆水又東逕平陰縣北湛水從北來注之縣故晉陰地陰戎之所居三老董公說高祖處陸機所謂皤皤董叟謨我平陰者也湛水篇云湛水出河內軹縣西北山東南流當平陰縣之東北南入于河今濟源縣西南有湛水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十三州志曰治河上河孟津河也又逕臨平亭北帝王世紀曰光武葬臨平亭南西望平陰者也按後漢明帝紀原陵注云臨平亭南去洛陽十五里又東逕洛陽縣北河之南岸有一碑北面題云洛陽北界按洛陽故城漢河南郡治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又東逕平縣故城北俗謂之小平河北側岸有二城相對置北中郎府河水南對首陽山春秋所謂首戴也按漢河南郡有平縣即今孟津縣西北小平城也杜佑曰在鞏縣西北有津曰小平津河南有鉤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河水至斯有盟津之目論衡曰武王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故孟津亦曰盟津尚書所謂東至于孟津者也又名富平津晉陽秋云杜預造橋于富平津所謂造舟爲梁者也又謂之陶河魏尚書僕射杜畿以帝將幸許試樓船覆于陶河謂此也以今輿地言之河水

自陝州又東逕澠池縣北其北岸則垣曲縣澠池在河南府西少北一百六十里垣曲在絳州西南二百十里黃河在縣南五里與澠池分水又東逕新安縣北又東逕洛陽縣北又東逕孟津縣北新安在河南府西北七十里黃河去縣七十里洛陽河南府治黃河去縣二十里繞北邙山之麓孟津縣在府東北五十里黃河去縣五里有陶渚其西有峽石馬渚高渚委粟津皆大河津濟處縣西北十五里有羅家灘又西爲楊家灘柳灘杏灘及耕子馬墳二灘皆在大河中其北岸則濟源縣孟縣濟源在懷慶府西七十里黃河在縣南七十里與新安洛陽分水孟縣在府南少西五十五里黃河在縣南二十里南對小平津廣二里有南城北城中潬城唐貞觀十一年河溢毀中潬城帝幸白司馬坂觀之河陽三城記云北城南臨大河長橋架水南城三面臨河屹立水濱中潬表裏二城南北相望黃河兩派貫于三城之間每秋泛溢南北二城皆有濡足之患而中潬屹然如故容齋隨筆云河中一洲名曰中潬上有河伯祠水環四周喬木蔚然嘉祐八年秋大水馮襄了無遺迹中潬由是遂廢孟縣新志云即今河中郭家灘也潬徒旱反此河水又東至孟津之所經也

自古論河患者皆云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然吾觀孟津以上亦不能無患自杜預建浮梁之後更三百餘年不聞爲水所毀至唐貞觀十一年河溢壞中潬城始見於史逮宋而其患彌甚史不絕書嘉祐八年大水馮襄中潬之城遂廢推原其故蓋隋唐以來底柱閼流之害倍於曩時延及孟津河身亦淺水暴至不能容故也宋世北河淤澱水不通行今南岸灘渚更多非止一中潬矣潘季馴兩河經略疏曰黃河經行之地唯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一經河南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去禹導河之時復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分之沙非極湍急即至停滯故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也其所以不至遠氾濫者徒以夾河之山脈未盡地高土堅耳然上流之怒不泄則害必

鍾於下流漢明帝詔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皆彊則下方傷孟津之隄所謂左右皆彊則下方傷者也至滎陽則左隄彊而右隄傷矣治河者欲使洛汭以東永無溢決其可置孟津厎柱於度外乎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釋文伾或作岯音丕又皮鄙反徐扶畧反又敷畧反韋音嚭郭撫梅反或作𣪘渭按史記作邳

傳曰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正義曰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釋山云再成英一成岯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岯傳云再成曰伾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岯在脩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皐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皐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岯乎瓚言當然程氏曰洛既北入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爲汭汭之爲言在洛水之內渭水入河之間亦名渭汭是其義也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經之於河方其自南而東嘗即華陰以記折東之始今其流東已遠垂欲折北亦當以地之極東者記之參揣其敘則黎陽實爲愜當而成皐則爲太蚤也渭按鞏縣漢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河南府鞏縣西南三十里修武武德漢屬河內郡修武故城在今衛輝府獲嘉縣西北武德故城在今懷慶府武陟縣東成皐漢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西北黎陽漢屬魏郡其故城在今大

名府濬縣東北大伾山在縣東南二里
書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召誥曰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史記周本紀
武王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
左傳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館于雒
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杜
注云雒汭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爲汭酈道元曰
洛汭即什谷張儀說秦云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
史記音義云鞏縣有鄩谷水者也渭按杜元凱云
水曲流爲汭蓋洛水自故洛陽城南東流至偃師
縣東南折而北逕鞏縣東又北入于河謂曲流爲

汭亦無不可也
薛士龍曰大伾山許慎說今黎陽之黎山是其說
不始于臣瓚矣今按岟阝二字說文俱無伾字下
引詩以車伾伾坏字下云丘再成者與孔傳同並
無薛所稱語慎有五經異義或出其中然宋時此
書已亡薛何由見且鄭康成生於慎後云大伾在
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三國魏人亦云成皐縣山成
皐河北岸即修武武德也可見漢魏時未有指黎
山爲大伾者實臣瓚倡之酈元猶不從從瓚自穎
達始此後人勝前人處薛所稱疑是徐鍇說文繫
傳語出楚金誤爲叔重耳志家漫載不復討論故

辨之

黎陽山一名黎山水經注云黎陽縣黎侯國也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在其陽以爲名也劉楨黎陽山賦曰南蔭黃河左覆金城青壇承祀高碑頌靈隋志黎陽縣有大伾山括地志云大伾山今名黎陽東山又名青壇山山在衞州黎陽縣南七里顧炎武肇域記云爾雅山一成曰伾孔安國曰山再成曰伾今觀山形當以安國爲是山上有青壇漢光武平王郎還至黎陽築壇祭告天地百神劉楨賦所謂青壇承祀高碑頌靈者也濬縣新志云大伾山周五十里高四十丈有奇峰巘秀抜若倚屏幛今按縣北六里又有紫金山在大伾之東北翠石稜稜山無餘土縣東有鳳皇山與紫金東西並峙縣西南一里有浮丘山高三十餘丈縣治正跨其上皆大伾之支隴賈讓所謂東山也縣西南四十餘里有同山縣西二十里有白祀山縣西北二十五里有善化山即古枉人山俗名上陽三山周三十里高六十餘丈此皆賈讓所謂西山也上陽三山當指同山白祀枉人而李垂導河書以大伾上陽太行爲三山大謬宋河渠志又有居山汶子二小山在大山之東北蓋即縣志所稱紫金鳳皇也

水經注河水自平縣故城北又東逕鞏縣北河水於此有五社津縣北有山臨城謂之金原丘其下有穴謂之鮪穴有渚謂之鮪渚呂氏春秋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即是處也按五社津在今鞏縣北五里金原丘在縣西北三十里洛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洛汭北對琅邪渚入于河謂之洛口清濁異流瞰焉殊別又東逕成皐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河水自洛口又東左逕平皐縣南又東逕懷縣南濟水故道之所入與成皐分河水按平皐廢縣在今溫縣東懷縣故城在今武陟縣西南又逕黃馬坂北謂之黃馬關今在成皐西大坂曹大家東征賦曰望河洛之交流看成皐之旋門者也今在汜水縣西十五里汜水縣西十五里又東逕旋門坂北今成皐縣故城縈帶伾阜絕岸峻周河水南對玉門昔漢祖與滕公潛出濟於是處也按大伾山在汜水縣西一里有大澗九曲一名九曲山西去洛口裁四十里非禹貢之大伾明甚又東合汜水水南出浮戲山世謂之方山北流逕虎牢城東又北注于河按方山在汜水縣南四十里又東逕板城北有津謂之板城渚口按板渚在汜水縣東北二十里即板城渚隋大業初開通濟渠自板渚引河歷滎陽入汴是也又東逕滎陽縣浪蕩渠出焉漢平帝之世河汴決壞未及得修汴渠東侵日月彌廣水門故處皆在水中明帝永平十二年議治汴渠乃詔王景與將作謁者王吳築隄修堨起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開澗防遏衝要疏決壅滯十里一水門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順帝陽嘉中又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爲堰通古淮口咸曰金堤靈帝建寧中又增修石門以遏渠口水盛則通注津耗則輟流按古滎陽今爲滎澤河陰二縣地浪蕩渠首受河處即今河陰縣西二十里之石門渠是也河渠書言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亦即其處班志河南滎陽縣下云有浪湯渠首受沛沛即河也漢人謂濟水截河而南故曰首受沛京相璠所謂出河之濟宋張洎云即鴻溝也浪蕩渠東南流爲滎瀆濟水爲官渡水爲陰溝溝汳水淺儀渠其在大梁城南者爲鴻溝溝南流兼沙水之目沙水枝津又爲睢水渦水名稱不一要皆河陰石門河水爲之委別而原同也志家不曉繫鴻溝於今滎陽縣漢京縣地繫浪蕩於滎澤縣繫石門渠於河陰縣似各爲一水原委不相貫者而又以河陰石門與滎口石門混爲一處故詳辨之若隋煬引板渚口水入汴則在汜水縣東北二十里漢成皐縣地其非古滎陽引河處亦明矣河水又東北逕卷縣北楚莊祀河告成而還即是處也按卷縣故城在原武縣西北七里城東有濟隧之伾亭北左傳文公七年晉趙盾與諸侯盟于扈竹書紀年晉出公二十二年河絕于扈即於是也按杜預云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今原武縣西北有扈亭又東逕卷縣北漢安帝永初七年令謁者于岑以捍衝波謂之八激堤河水又東北逕武德縣東沁水從西來於石門東積石八所皆如小山濟水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河南與出河之濟會又東北逕武德縣東沁水從西來

注之沁水篇云沁水出上黨涅縣謁戾山東南流逕武德縣南又東南至滎陽縣北東入于河又東北逕酸棗縣西濮水東出焉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大發卒塞之今無水按酸棗故城在今延津縣北十五里濟水注云濮水受河於酸棗縣漢世塞之即此濮水也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元和志云滑州靈昌縣有延津即靈昌津在縣東北二十二里今滑縣西南有靈昌廢縣津在白馬津之西南又東逕燕縣故城北河水於是有棘津之名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一年晉將伐曹曹在故城棘津又名石濟宋元嘉中以水軍守石濟是也縣東假道于衛衛人不許還自南河濟即此也按今胙城縣東有東燕垣護之以水軍守石濟是也又東淇水入焉淇水口亦名清河口以淇清二水合流入河故互受其名也詳見北過降水下又東逕遮害亭南溝洫志曰在淇水口東十八里有金隄隄高一丈自淇口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四五丈按淇水口賈讓云在黎陽南七十餘里遮害亭西十八里是河先合淇水而後經遮害亭也有宿胥口在濬縣西南遮害亭東詳見北過降水下以今輿地言之河水自孟津縣北又東逕鞏縣北洛水入焉其口舊河水北入也按宿胥口在開封府鄭州西一百一十里黃河南去縣二十五北岸則溫縣濟水入焉鞏縣在河南府東少北一百三十里黃河南去縣十里洛水舊於此入河今又東過汜水縣至滿家溝入河溫縣在懷慶府東南五十里黃河在縣南新志云河舊離城二十里今漸徙而北逼近城隈矣濟水古於武陟縣東入河後徙流逕溫縣南至平皋入河今故道盡陷河中又東逕汜水縣北又東逕滎陽縣北其北岸則武陟縣沁水入焉汜水在開封府鄭州西一百一十里黃河南去縣二十五里武陟在懷慶府東一百里滎陽在鄭州西七十里黃河南去縣十五里沁水源出山西沁州沁源縣之綿山穿太行而東南流歷濟源河內脩武至武陟縣東一里入河名南賈口方輿紀要云明永樂九年沁河溢淹沒縣境田廬詔修決口以禦之蓋沁水多沙而橫暴也又東逕滎澤縣北其北岸則獲嘉縣河陰在鄭州西北五十里滎澤在州北五十里黃河舊去縣十里近時河益南侵直逼縣城矣獲嘉在衛輝府西南九十里黃河舊在縣南六十里明天順中河自武陟徙入原武而縣界之流遂絕又東逕原武縣北原武在開封府西一百二十里黃河南去縣二十里又東逕陽武縣北陽武在府西北九十里黃河舊元至元中河徙出陽武縣南而縣北之流遂絕又東逕延津縣北又東逕胙城縣北其北岸則新鄉汲縣延津在府西北九十里黃河舊在縣北明成化中河徙從縣南入封丘界而縣

北之流遂絶胙城在衞輝府東南三十五里黃河舊在縣北一里金明昌五年河徙自陽武灌封丘而東而胙城之流遂絶新鄉在府西南五十里黃河舊在縣西南元至元九年新鄉縣廣盈倉南河北岸決五十餘步尋又崩一百八十三步命修完之其後河徙自原武出陽武南而新鄉之流遂絶汲縣爲府治黃河舊在縣東南十七里與胙城分水府志云自獲嘉縣西南四十里至新鄉縣南又東北至胙城縣又北接汲縣皆有漢古隄城東南有杏園鎮爲河津戍守處自金明昌中河徙而汲縣之流遂絶　又東北至濬縣西南古宿胥口南二百里黃河舊在濬縣東南滑縣西北自金明昌中河離汲縣而濬滑之流遂絶　此河水東過洛汭至于大伾之所經也

大伾山在其東北其南岸則滑縣濬縣在大名府西南一百八十里滑縣在府西

凡二水竝行一盛則一微自然之勢也宋元祐初蘇轍上疏有云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旣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此格言也蓋上流宜合而不宜分合則流急而沙去分則流緩而沙停而禹顧於大伾之南釃爲漯川者則以河勢欲東不得不分之以泄其怒以漯川一道分河流十之一二不使指大如股亦未爲害耳及周之衰王政不修水官失職諸侯各擅其山川以爲己利於是有滎陽下引河爲鴻溝者自是以後日漸穿通枝津交絡宋鄭陳蔡曹衛之郊無所不達至定王五年河遂南徙無他河水之入鴻溝者多則經流遲貯不能衝刷泥沙故也宿胥之塞實鴻溝致之不然禹功歷千餘歲而不敝何獨至春秋一旦變遷也哉

河自孟津以下出險就平兼會濟沁伊洛漸有奔

放之勢然南岸鞏至滎澤山脈不斷瀕河地形高
卬河不能決而南故廣武以東無河患禹但豬滎
播而其事畢矣自鴻溝既開不惟害及禹河而豫
之東境亦被其災漢平帝之世河侵汴渠歲月逾
甚滎澤塞爲平地陶丘不辨壤墳後雖修治而決
溢時有邊韶滎口石門碑云一有決溢彌原淹野
蟻孔之潰害起不測此鴻溝之遺患也故黃文叔
曰蒲蕩出河斷非禹迹禹之行河本以河湍悍難
行平地故釐二渠以引河而載之高地二渠非得
已也後世不識聖人之意妄鑿河爲瀆或不順地
防或附屬不理孫故其勢易決考工記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注云溝謂造溝防謂脈理屬讀爲注孫順也不行謂決溢也禹鑿龍門播九河爲此逆防與不理孫也孫音遜蓋非獨蒲蕩

也其下濮水通河而酸棗決瓠水通河而瓠子決
汴渠亦屢決至王景治汴鑿山開澗十里置門使
水更相回注紊亂渠脈而禹迹益壞矣且所爲通
淮泗者以舟楫之利也菏已通矣而何更用通蒲
蕩哉其曰禹塞淫水而鑿之者春秋戰國之世商
榷功利而忽遠圖並植私徇欲而不顧大經策謀
之士託其名於禹而世不察也河渠書云滎陽下
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
泗會其在春秋戰國之際明矣偉哉此論善發禹
貢之蘊并可以證徐州達于河之誤昔漢武帝云

禹貢錐指卷第十三中之上

禹貢

河廻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唯英主能爲是言周衰列國之君不明斯義苟欲便轉輸資灌溉則妄引河流貫注境內狃于一時之小利而不顧萬世之大害穿渠之禍甚于曲防眞夏王之罪人也

禹貢錐指卷第十三中之下　德清胡渭學

禹貢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釋文降如字鄭户江反渭按降漢書作洚字之誤也

傳曰降水水名入河渭按宋張洎云降水即濁漳也字或作絳地理志上黨屯留縣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酈道元引此文作入漳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與漳俱得通稱也通典云漳水横流而入河在今廣平郡肥鄉縣界大陸地名見冀州河渠書云禹道河至于大伾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二渠其一爲漯川自黎陽大伾山南東北流至千乘入海其一則河之經流自大伾

山西南折而北爲宿胥口又東北逕鄴縣東至列人
斥章縣界合漳水是爲北過降水溝洫志王橫曰禹
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
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
高地而東北入海即此道也水經所叙漳水自平恩
以下皆禹河之故道河自斥漳又東北逕平恩曲周
以至鉅鹿其西畔爲大陸也漢鉅鹿縣唐爲平鄉鉅
鹿二縣屬邢州今屬順德府鉅鹿故城即今平鄉縣
治

正義云地理志降水在信都縣案漢書以襄國爲
信都在大陸之西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
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鄭以降讀爲下江
反聲轉爲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
縣入河此近降水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故謂
之共此鄭胷臆不可從也渭按襄國今爲邢臺縣
縣界絶無降源孔說非是酈注濁漳引鄭玄尚書
注言降水字不當作絳是也而讀降爲郩降于齊
師之降以淇水爲降水共城爲降城則謬又曰今
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酈
以爲近是今攷地理志館陶縣下云河水別出爲
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今館陶臨清清平高唐
景州南皮滄州鹽山界中並有古屯氏河則屯河

行清河之東大河故瀆之西其爲禹河故道理或有之然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地志有明文禹河既自宿胥口北行至鄴豈復東行至館陶而與屯氏相接哉其非禹迹亦明矣

水經注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元和志云在縣西南六十五里東逕長子縣故城南城在今縣西屈從縣東北流陶水注之水自城北東注于漳又東逕屯留縣南又屈逕其城東東北流有絳水注之絳水西出穀遠縣東發鳩之谷爲濫水發鳩谷一名盤秀嶺又名方山鹿瀆山盤石山後魏地形志藍水出寄氏縣盤秀嶺南北流入濁漳元和志絳水出屯留縣西南方山去縣八十四里寰宇記引冀州圖謂之鹿瀆山屯留新志盤秀山在縣西南九十里一名盤石山按漢志上黨有穀遠縣在今屯留縣界寄氏故城在縣西南七十里藍水即濫水絳水之上源也或分藍絳爲二水謂藍出其陽絳出其陰非是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東北流入于漳故桑欽云絳水出屯留西南東入漳也地形志屯留縣絳水自寄氏界來入濁漳因名交漳漳水又東陳水注之水出西發鳩山東注于漳漳水又東北逕壺關縣故城西縣有壺口關今在黎城縣東北太行山上屈逕其城北歷鹿臺山與銅鞮水合元和志鹿臺山在襄垣縣南二十里濁漳水在縣南二十一里又東逕襄垣縣故城南城在今縣北又東北逕潞縣北元和志漳水一名潞水在潞城縣北又東北逕望夫山涅水注之山在今黎城縣東北元和志清漳水在黎城縣東北五十里濁漳水在縣西北五十六里又東逕磻陽城北倉石水入焉水出林慮縣東北流至磻陽城東而北注于漳按磻陽城在今林縣北八十里又東逕武安縣清漳水自涉縣東南來注之世謂之交漳口元和志清漳水一名涉河在涉縣南一里又東出山逕鄴縣西故鄴城在今臨漳縣西可四十里西接林縣界有太行林慮倚陽天平諸山漳水之所經也又東逕三戶津在故鄴城西四十里又東逕武城

南故鄴城北漳水上有講武城曹操所築益即此也又東北逕西門豹祠前昔魏文侯以西門豹為鄴令引漳以溉鄴民賴其用其後魏襄王以史起為鄴令又堰水以溉鄴田咸成沃壤百姓歌之又北逕祭陌西西門豹沉巫處田融以為紫陌在故鄴城西北五里又東逕梁期城南城在故鄴城北五十里又逕平陽城北括地志云臨漳縣西二十五里有平陽故城又東右逕斥丘縣北即裴縣故城南元和志成安縣濁漳水西自滏陽縣界流入斥丘故城在縣東南三十里又東北逕列人縣故城南右合白渠故瀆白渠水出魏郡武安縣東南流逕肥鄉縣故城北又逕列人右會漳津今無水地理志曰白渠東至列人入漳是也按肥鄉故城在今肥鄉縣西二十二里魏分郡鄴縣地置列人故城在縣北三十里列人堤上又東北逕斥漳縣南今曲周縣東有斥漳故城元和志漳水在曲周縣西二十九里尚書所謂覃懷厎績至于衡漳者也以今輿地言之屯留壺關襄垣潞城黎城並屬山西潞安府林縣涉縣鄴縣並屬河南彰德府成安肥鄉曲周並屬直隸廣平府界中皆禹貢降水之所

經也

漢志雜採古記故漳絳二水並存實一川也漳絳本入河及河徙之後漳絳循河故道而下故酈元云水流閒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海也然漢志信都之絳水則又有別志云故章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益縣北故漳即禹河之故道而絳水出其南則漳水之徙流酈元所謂絳瀆者也濁漳注云漳水自南宮縣故城西城在今縣西北又北絳瀆出焉今無水故瀆東南逕九門城南城在今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又東南逕南宮城北元和志絳水故瀆在南宮縣東南六里又東南逕繚城縣故城北十三州志曰經縣東五十里有繚城故縣也按河水注云張甲河左瀆北逕經城東繚城

西又逕南宮縣西又注絳瀆即此水也綠城在今南宮縣東南經城在今威縣北 左逕安城南故信都之安鄉也今在冀州東南二十五里有辟陽故城 又北逕信都城南 又東北逕辟陽亭今冀州東南二十五里有辟陽故城 又北逕信都城東散入澤渚信都城即今冀州治 西至于信都城句 東連于廣川縣之張甲故瀆同歸于海今棗強縣東三十里有廣川故城河水注云張甲河右瀆自廣川縣東北逕其故城西又東北至脩縣東會清河入漳脩與滮同音條 故地理志曰禹貢絳水在信都東入于海也洪水注云清河東逕脩縣南又東北左與張甲北逕南皮浮陽滮淀別瀆注焉濁漳注云漳水會滮淀別瀆又東北入清河又東北逕章武平舒入海此即信都絳水入海之道也 葢漢時信都之漳水徙從其縣南故地志以此為絳水而目縣北之瀆曰故漳河其後漳又復北道故水經敘漳水仍自信都縣西東北過下博縣而酈元云絳瀆今無水唐人遂謂之枯洚通典云清河郡經城縣界有枯洚渠北入信都郡界是也此渠乃漳水一時之徙流漢志以為禹貢之絳水大謬而杜佑據以分冀兗之界自後說經者動稱枯洚以證導河之所過皆班固禹貢二字誤之也

大陸地也非澤也以地為澤自班固始安國於冀州云地名而導河又云澤名前後違戾反若乞靈於班固者朱子疑孔傳為後人僞撰有以也若爾雅十藪自當主澤言孫炎解不誤穎達引以證經之大陸則誤耳然自禹河徙後去古日益遠大陸不知所在賴有其澤名大陸猶可因澤以表地耳穎達云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此說

得之

冀州疏曰春秋魏獻子田於大陸焚焉還卒于甯杜氏嫌鉅鹿絶遠以爲汲郡脩武縣吳澤也甯即脩武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爲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渭按此說允當脩武今獲嘉縣縣西北有吳澤陂其旁近地即大陸也水經濁漳注曰鄭玄注尚書引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今淇水東至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蓋以淇口應北過降水之文也道元疑之曰黎陽鉅鹿非千里之逕是矣而其下又云自甯迄於鉅鹿出於東北皆爲大陸則以南北兩大陸聯爲一地以應千里之數何其無定見也信如酈言則淇口在黎陽西南距脩武二百餘里河之所經當先大陸而後降水矣鄭說亦豈可通乎

程氏禹貢論曰古洚漬自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信都大抵北向而入故河於信都之北爲合北過降水之文又曰大陸地志謂在鉅鹿縣其地遠在枯洚上流不與經應當以深之陸澤爲大陸則古河之行貝冀者可用枯洚以應北過降水之文其逕深而入滄者可以謂之至于大陸也今按程氏所稱故河即禹河也據水經濁漳注云絳漬

北逕信都城東東連廣川縣之張甲故瀆河水注云張甲故瀆東北至脩縣東會清河淇水注云清河自脩縣南又東北過東光縣西又東北左與張甲屯絳故瀆合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然則信都之北爲絳瀆所入者乃張甲河非漳水也安得謂入故河乎絳瀆合張甲又東北至脩縣合清河又東北至東光合大河故瀆（即王莽河）又東北至阜城合漳水漳水即禹河故道漢志所云東北至阜城入大河者也絳瀆至此始入故河非信都界深州在阜城西北縱移大陸於此亦枯泽之上流河之所行仍先大陸而後降水不與經相應而況大陸在鉅鹿班固孫炎俱有明文其可以意爲遷就邪

禹河自汲縣東北流入黎陽縣界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爲宿胥口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虛在朝歌界（今濬縣西南有古朝歌城本殷虛衛世家云封康叔居河淇間故商墟即此）頓丘在黎陽界（今濬縣西有頓丘故城本衛邑詩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即此）時河已徙而東宿胥口塞故秦欲決之以灌二邑水經河水注云自淇口東至遮害亭（亭在濬縣西南五十里）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也淇水注云淇水東流逕枋城南（元和志枋頭故城在衛州衛縣東一里建安九年魏武在淇水口下大方木爲堰遏淇水令入白渠以開運漕故號其處爲枋頭今在濬縣之西南即所謂淇門渡也）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於頓丘縣遮害亭東黎山西（句）北會淇水處立石堰遏水令更東北注魏武開白溝因

宿胥故瀆而加其功故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即指是瀆也淇水又東北逕雍榆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者也按杜注云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今在濬縣西南又東北逕同山東明一統志同山在濬縣西南四十五里新志云其麓綿亘四十餘里有龍脊岡岡之西有山相輔而行西屬太行曰達西岡又北逕其城東東北逕帝嚳冢西皇覽曰帝嚳冢在頓丘城南臺陰野中者也其地有白祠陂同山陂二陂所結即臺陰野矣元和志帝嚳陵在澶州頓丘縣北三十里又北逕白祠山東歷廣陽里逕顓頊冢西帝王世紀曰顓頊葬頓丘城南廣陽里大冢者是也元和志顓頊陵在頓丘縣西北三十五里又有秋山山海經云帝嚳所葬濬縣新志曰白祀山在縣西二十里又北逕頓丘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爲觀地蓋太康弟五君之號曰五觀者也竹書紀年晉定公三十一年城頓丘其故城在今濬縣西又東北逕枉人山東牽城西春秋定公十三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牽杜預曰黎陽東北有牽城即此按枉人山元和志云在黎陽縣西北四十五里俗言紂殺比干於此故名寰宇記云在縣西北十三里俗名上陽三山明一統志云在濬縣西北二十五里內黃縣西南六十里北連跨巨岡左右谿澗不

啻數百又按蕩水注云宜師溝東逕蕩陰縣南又東逕枉人山東北至內黃澤右入蕩水湯陰縣志云枉人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與濬縣接界是一山而跨三縣之境也又東北逕石柱岡枉人山北連跨巨岡石柱之類也又東過內黃縣南爲白溝也即漢志所謂清河今按宋李垂上導河形勢書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閒復西河故瀆即酈元所謂宿胥故瀆也濬縣舊志故瀆在縣西十里亦曰西河蓋禹迹漢時則流經縣東又縣北四十里有大齊村相傳亦黃河故道也然淇水自東過內黃縣南爲白溝而向北之河道不可得聞據本注云內黃縣故城右對黃澤即賈讓所見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者也內黃故城在今縣西北澤大方數十里當接安

陽縣界疑此地亦禹河之所經河徙乃鍾爲黃澤
耳昔殷王河亶甲居相其子祖乙圮焉而又遷書序
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傳云相地名在河北祖乙亶甲子圮于相遷于耿河水所毀曰圮通典相州治安
陽縣殷王河亶甲居相即其地元和志相州內黃
縣東南十三里有故殷城河亶甲居相築此則禹
河出內黃安陽之閒明矣自此而北則爲鄴東之
故大河洹水注云洹水出山逕鄴縣南殷墟北竹
書紀年曰盤庚即位自奄遷於此遂曰殷也奄未詳處所
據書序盤庚所遷之殷在河南與竹書異孔穎達
云盤庚後王或有從河南亳地遷於洹水之南者
非盤庚也今按楚語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

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韋昭云從河
內徙都亳也此必盤庚後王有自亳遷於奄者又
有自奄遷於鄴南之殷者故武丁即位時殷都仍
在河北尋復徂亳蓋亦圮而遷焉殷本紀曰武乙復去亳徙河北此即紂都朝歌
也武丁自鄴南復遷於亳至武乙則又自亳遷於朝歌淇水注引晉書地道記謂武丁遷居沫邑蓋誤以武乙爲武丁耳禹河行臨
漳之東又明矣自此東北歷成安至肥鄉而合漳
是爲北過降水也漳
漳絳循河故道而下故東川復有漳絳之目水經
注云漳水自斥漳縣南又東北逕平恩縣故城西
平恩故城在今東昌府丘縣西舊在曲周縣東南五十里金省入曲周丘縣志云漳水舊經平恩城西北至曲周今唯經曲周不入縣界又東
北逕南曲縣故城西應劭曰平恩縣北四十里有南曲亭故縣也今在丘縣西北又東北

逕曲周縣故城東城在今縣東北漳水故瀆在縣東志云漳水舊自縣東北入威縣其後自魏縣東出經流遂爲枯瀆又北逕巨橋邸閣西昔武王伐紂發巨橋之粟服虔曰鉅鹿水之大橋也又北逕鉅鹿縣故城東鉅鹿郡治其故城即今平鄉縣魏收志云平鄉縣治俗名柳河在平鄉縣南元和志云濁漳水在縣西南十里明成化十八年漳河東決入廣宗縣界是爲新漳而舊漳遂涸又歷經縣故城西有薄落津經縣故城在今廣宗縣東二十里本後漢經縣地後魏析置二縣此爲西經漳水自平鄉流入縣界即古薄落水戰國策趙武靈王曰吾國東有河薄落之水後漢初平四年袁紹擊公孫瓚于薄落津郡國志云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落津也又逕沙丘臺東紂所成也在鉅鹿故城東北七十里按通典平鄉縣有沙丘臺今在廣宗縣界廣宗唐平鄉地也又逕銅馬祠東漢光武廟按寰宇記銅馬祠在鉅鹿縣北七里漳水舊在縣東唐鉅鹿縣故城在縣南宋北流決入漳水大觀元年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詔遷縣於高地即今治其後河復南出漳亦隨之故道多塞皆漢鉅鹿縣境也昔殷王祖乙遷於邢杜佑云即邢州今爲順德府蓋亦瀕河之地故其後盤庚又圮而遷于亳殷書序祖乙圮于耿作祖乙傳云圮于相遷于耿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其說不同按耿在漢河東皮氏縣今爲河津縣地傳直以圮爲遷未安從史記較長抑或序圮于耿下脫遷于邢三字皇極經世云祖乙踐位圮于耿徙居邢此說是也仲丁河亶甲盤庚皆爲遷事作書祖乙但圮而不遷何用作書其爲遷邢而作無疑矣禹河行鉅鹿之東又明矣以今輿地言之河自濬縣西南折而北歷內黃並屬直隸大名府臨漳並屬河南彰德府魏縣屬直隸大名府成安肥鄉曲周並屬廣平府湯陰安陽並屬順德府大名府廣宗至鉅鹿縣並屬順德府大陸澤在焉此即禹河北過降水至于大陸之故道也

王橫所稱西山即賈讓所謂放河使北西薄大山者高地即史遷所謂至大伾引河北載之高地者也皆在黎陽大伾一名黎陽東山則上陽三山爲黎陽西山可知矣杜佑曰西山者太行恒山也今

按太行在輝縣西東距濬縣可二百里又東北則在林縣西東距臨漳可一百五十里恒山在曲陽縣西北南距鉅鹿可四百里至濬縣則八百餘里其禹河所行在唐衛相洛邢冀深瀛滄諸州之境安得隨二山之足而東北去乎杜說非是程大昌云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又云古河之在貝冀以及枯洚之南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今按澶非禹河所經自黎陽已行西山之麓不始於相貝冀界中亦更無西山踵趾殊不可解也或曰水性就下載之高地是拂其性也疑遷與橫之言爲妄余曰高地非謂高於河之上流也賈讓六淇

水口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因欲決是隄放河使北入海則亭北之地固下於河矣禹引河使北豈有難行之理其曰高地者特以大伾之東地益卑以彼視宿胥口則宿胥口之地較高耳高地對上文平地而言非謂高於河之上流也讀者其可以辭害意乎

或問禹始引河北載之高地然則水未治以前河從何處行曰堯時河從大伾山南東出或決而北或決而南氾濫兗豫青徐之域即太史公所謂行平地數爲敗者也及禹治水乃厮爲二渠一引而北載之高地爲大河之經流而餘波循故道以東

者名之曰漯漯川受水不多雖平地不爲害先是
金河東注則猶瀉杯水於掌上潰溢四出與後世
東郡平原之決當亦相似也溝洫志云王莽時長水校尉關
右其地形下而土稍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
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
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室而已竊意平恩以下本漳水之所行禹
穿地自宿胥口以至鄴東引河合漳水入海是謂
北過降水耳清河行漳水之東宋時大河北流合
清河入海輒決而西則清河之地高於漳水之地
可知滹沱行漳水之北自古迄今但聞滹沱決而
南不聞漳水決而北則漳水之地卑於滹沱之地
又可知也漳雖善徙爲南北兩塍所束終不能遠

氾濫禹引河由此入海所以爲聖人之智後世易
之宜其數敗也
王橫所稱周譜如淳注云世統譜牒也今其書已
亡不知體製若何又怪太史公以武帝導河行北
瀆爲復禹舊迹似不曾見此書嘗以問百詩百詩
曰案梁書劉杳傳王僧孺被敕撰譜訪杳血脉所
因杳曰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
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則王橫所引即此譜
也太史公曰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
頗可著又曰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周譜遷所讀
或者於河徙事未及討論古人讀書儘有疎略者

余聞之宿疑頓釋因思遷書踈略頗多言北載之高地而不知大伾以東非高地讀周譜而三代世表不書河徙亦踈略之一端也或曰遷非不知今所行非禹所穿時武帝自多其功以爲復禹舊迹故因而書之但遷於武帝之事未嘗少有所諱何獨於此爲之隱而使禹河之故道不白於天下後世哉以爲踈略者近是雖然禹河至勃碣入海漢河亦至勃碣入海即以爲復禹舊迹亦無不可不必過降水至大陸而後爲復禹舊迹也當今之世有能回河北行使入于勃海吾亦謂之復禹舊迹也已

王橫云禹河隨西山下東北去其言有可證者十五書序河亶甲居相相城在今安陽內黃二縣界而其後爲河所圮證一也楚語武丁自河徂亳注云從河內徙都亳河內即鄴南殷墟自河徂亳蓋亦爲河所圮證二也史記殷本紀祖乙遷于邢其後盤庚又自邢遷于亳下篇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蓋亦爲河所圮鉅鹿界明有禹河證三也殷去夏不遠其所居相殷在漢魏郡界邢在鉅鹿界以殷都證禹河最確故首著之詩衛風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河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逕朝歌之東故謂之北流證四也禮記王制曰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蓋西河自華陰折而東爲南河

又東至大伾折而北是爲東河計所行不滿千里故曰千里而近若漢河則東過大伾山南至白馬縣之長壽津始折而北西去宿胥口又一百五六十里則爲千里而遥矣證五也史記衛世家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閒故商墟商墟即古朝歌城在今濬縣西南淇縣東北淇水逕其西河水逕其東是爲河淇之閒故淳于髡曰王豹處于淇而河西善謳證六也戰國策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虚頓丘二邑在今濬縣西南酈道元云宿胥故瀆受河於頓丘縣遮害亭東黎山西證七也史記河渠書曰禹自大伾厥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據賈讓言遮害亭東地益下則黎陽西山之足實爲高地證八也漢書溝洫志賈讓曰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大山即王橫之所謂西山證九也叙傳曰商竭周移正指定王五年事固已知武帝所道非禹舊迹證十也地理志鄴縣有故大河在東苟非隨西山下東北去安得至鄴證十一也孫炎曰大陸鉅鹿北廣河澤河所經蓋此澤本禹河之所匯故亦名廣河證十二也水經注漳水北逕祭陌西俗巫爲河伯娶婦祭於此陌蓋鄴本有河故以河伯惑人證十三也杜佑曰漳水横流至肥鄉縣界入河曾攷曰河自大

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南北爲從東西爲橫河從而漳橫故謂之橫漳證十四也李垂曰自汲郡東推禹故道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證十五也愚以漢時漳水自平恩以下爲禹河之故道亦有可證者五漢書地理志漳水東北至阜城入大河又滏水東至文安入大河滹沱東至參戶合滹沱別從河東至文安入海是水經所叙漳水自成平以下至章武入海者在西漢時猶爲大河證一也又成平縣有滹沱河民曰徒駭河與許商所言正合葢漳水自東昌縣會滹沱河又東逕弓高阜城至成平世遂謂之滹沱然漳故徒駭也土俗猶能識之不言漳滹沱仍曰徒駭證二也水經濁漳注曰禹般峙其東北徒駭瀆聯漳絳則漳絳即徒駭之上流通爲一川證三也唐書地理志清池縣西五十里有徒駭河西隄是浮陽參戶之漳水亦古徒駭證四也齊乘曰河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既東徒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歟證五也無徵不信庶乎其免矣

凡河所經之地納山源大川則河徙而瀆不空漳水循河故道以專達于海是也不然則經流一去枝瀆皆空久之化爲平陸矣漢北瀆於東光納清河於阜城納漳水王莽時河空而漳清納流之地

不空則以有二川行其故道也東漢以後之河無山源之可納則一空俱空矣宋北流合清河入海故金明昌中河徙而清河自若其下流分爲二派一由南清河入淮一由北清河入海及元至元中河徙而南北清河亦自若今河行汴泗入淮淮泗之外亦更無山源之可納他日河復北道則汴空而淮泗不空此理固甚明也周定王時河徙自肥鄉以下有漳水行其故道猶可推尋其肥鄉以上雖有清淇蕩洹諸山源之水皆橫絶故河而東入於白溝不能南北灌注所以多致堙塞反覆參驗益信漳水東出爲禹河之故道非臆說也

漢河隄率謂之金隄文帝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在今延津縣界成帝時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在今開州界酈道元云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決通濮濟黃溝金隄既建故渠水斷在今滑縣界若賈讓所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大山東薄金隄者則在今濬縣界其言曰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廻折東與東山相屬此隄蓋即讓所欲決以放河使北入海者劉楨黎陽山賦曰南蔭黃河左覆金城金城即金隄又在東山之東矣禹引河北載之高地使隨西山下東北去無藉於隄而亦不妨有隄李垂導河書

言曹公所開運渠東北有伯禹古隄蓋縣所作也而禹修之世遂目之曰禹隄讓所謂東薄金隄即此也縣用之以防川而河有逆行之患禹因之以導水而河得就下之宜勝棋所用敗棋之著也良庖所宰族庖之刀也而善敗則相去遠矣

漢志河内共縣下云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隆慮縣下云國水東北至信成入張甲河過郡三行千八百四十里魏郡内黄縣下云清河水出南水經淇水出隆慮縣西大號山東過内黄縣南爲白溝又東北過廣宗縣東爲清河清水出脩武縣北黑山東北過獲嘉縣又東過汲縣北又東入于河酈注云謂之清河口即淇河口也地理志曰清河水出内黄縣南無清水可來所有者唯鍾是水耳蓋河徙南注清水瀆移唯留逕絶餘目故東川有清河之稱曹公開白溝遏水北注方復故瀆矣渭按水經隆慮所出之淇水即國水宿胥故瀆乃禹河之所行國水自西來注之勢不得東出内黄縣南爲清河清河蓋禹河下流漸淤決而爲此川猶漢屯氏河之類及周定王時宿胥口塞大河之水不至國水循宿胥故瀆東北逕内黄縣南爲清河漢志所謂東北至信成入張甲河行千八百四十里者也其後故瀆又塞清河隨淇水至黎陽

入河故淇水口亦名清河口及曹公堰淇口因宿胥故瀆而加其功使東北流爲白溝是爲復故瀆也蘇秦說趙曰東有清河說齊曰西有清河清河之來已久疑春秋前有之愚嘗以鴻溝爲禹河致塞之由今清河又分河於此閒則下流緩弱不能衝刷泥沙鄴東河道之塞未必不由此也

地理志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水經注宿胥故瀆受河於遮害亭東黎山西者即王橫所云禹之行河隨西山下東北去者也自黎陽以下水經所稱大河故瀆一名北瀆俗謂之王莽河者即周定王時所徙西漢猶行之至王莽時遂空者也所稱

河水自鐵丘南東北流至千乘入海者即王景所治東漢以後見行之河也禹河舊迹久失其傳漢魏諸儒皆以北瀆爲禹河司馬遷知禹引河北載之高地矣而不知當時所行者非禹河王橫知禹河隨西山下東北去矣而不能實指其地名班固知有鄴東故大河矣而不知其上承宿胥口酈道元知宿胥故瀆爲白溝矣而不知其下流即鄴東之河杜佑知衡漳至肥鄉入河矣而不知其河即北過降水之河故自大伾以下凡降水大陸九河逆河之所在皆不得其眞獨宋程大昌著禹貢論及山川地理圖確然自有其所爲禹河者迨考其

歸趣則以河水至千乘入海者爲元光改流出頓丘東南之河而鄴東故大河即禹之舊迹孟康以爲王莽河非也今按孟康所謂出貝丘西南自王莽時遂空者即大河故瀆一名北瀆者也未嘗指鄴東故大河爲王莽河且康既知此河出貝丘豈復與在鄴東者混而爲一頓丘東南之決河未幾即塞安得以河水爲元光改流之道始建國三年之徙見漢書王莽傳而大昌謂禹河空於元光不待莽時世惡莽居下流故河遷濟竭皆歸之本無此事然則漢人紀漢河亦不足信邪蓋唯不知漢時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河之故道故謂鉅鹿去古河絶遠而以枯絳應降水移大陸於深州種種謬誤皆由此出也大昌銳意求禹河動稱王橫班固而其言猶方枘圓鑿之不相入蔡傳隨聲附和世儒墨守不移禹河之所以日晦也

又北播爲九河

傳曰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顏氏曰播布也林氏曰凡言爲者皆從此而爲彼也程氏曰自大陸以北河播列爲九則其地不復平衍而特爲卑窪故也渭按徒駭與胡蘇分水八枝皆在兗域說見兗州

水經注漳水自鉅鹿縣銅馬祠東又北逕南宮縣故城西又北絳瀆出焉（見北過降水下）漳水又北逕堂陽縣

西長蘆水出焉衡水自堰分爲二水一北出逕縣故城西其右水東北注出石門謂之長蘆水蓋變引葭之名也元和志堂陽縣長蘆水亦謂之堂水在縣南二百步縣因取名按堂陽今爲新河縣其故城在南宮縣西北衡水即漳水漳水又東北逕扶柳縣北今冀州西南有扶柳故城又北逕昌成縣故城西在今冀州西北又逕西梁縣故城東在扶柳故城西北五十里元和志信都縣衡水亦曰長蘆水即濁漳水之下流也西北去縣六十二里寰宇記長蘆枯溝在州西二里漳水在州西北六十里又東北逕桃縣故城北合斯洨故瀆斯洨水首受大白渠東北入衡水衡水又東爲袁譚渡元和志長蘆水在衡水縣南二百步按桃縣故城亦在冀州西北又北逕鄡縣故城東在今束鹿縣東接深州界元和志衡漳水在鹿城縣南又右逕下博縣故城西城今在深州南元和志云在下博縣南二十里又東北歷下博城西逶迤東北注謂之九爭元和志長蘆橋在下博縣南架長蘆水西逕樂鄉縣故城南引葭水注之城在深州東北引葭即長蘆也自此以下衡漳與長蘆互受通稱又東北逕阜城縣北此阜城當在今武邑縣界又東北逕武邑郡南

魏所置元和志武邑縣長蘆水北去縣三十二里又東北逕武強縣北元和志武強故城在武強縣西南二十五里按今縣南有武強故城二一魏置一西晉置寰宇記衡漳在武強縣南五里又東北逕武隧縣故城南元和志武隧故城在武強縣東三十一里又東逕武邑縣故城北晉分武邑武隧觀津爲武邑郡治此當在今武邑縣界縣志云漳河在縣西北二十里又東北至昌亭與滹沱河會衡漳又逕東昌縣故城北經所謂昌亭又東北左會滹沱故瀆謂之合口今武邑縣東有東昌廢縣又東逕弓高縣故城北在今阜城縣西南又東逕阜城縣故城北樂成縣故城南阜城故城在今縣東二十二里樂成故城在今獻縣東南又東北逕成平縣南衡漳東逕建成縣故城南成平縣故城在北按二城並在今交河縣東又東左會滹沱別河故瀆漢志成平縣有虖沱河民曰徒駭河又樂成縣虖沱別水首受虖沱河東至東光入虖沱河此虖沱河即漳水古之徒駭也滹沱別河故瀆即虖沱別水自樂成來者志云至東光入虖沱河蓋與成平接界處也又東北合清河謂之合口河水篇曰大河故瀆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是也縣界清河本西漢大河之經流王莽時河徙清河由此北會漳水故酈元云清漳二瀆河之舊道也合口在今青縣南

二里接滄州界又東北滅水出焉滅水東北逕參户亭北又東逕東平舒縣故城南又東北注滹沱謂之滅口按青縣宋爲乾寧軍本漢參户縣兼得章武地縣南有參户故城即酈注所謂參户亭也元和志云一名木門城在長蘆縣西北四十里青縣新志云滅水東北流逕天津鎮東南十里爲大直沽地勢平衍羣流漲溢茫無涯涘故得厥稱長蘆縣即今縣南七十里衛河西岸之長蘆鎮也又東北逕章武縣西又東北逕平舒縣南東入海章武漢屬勃海郡唐爲會城縣在滄州北一百里東平舒故城在今大城縣界淇水篇云清河自滅邑北又東北至泉州縣北入滹沱又東逕漂榆邑故城南入于海按今靜海縣本漢章武平舒二縣地縣北有漂榆城清漳合流經此入海寰宇記云御河自乾寧軍東北九十里入潮河合流向東七十里於獨流口入海潮河即界河也縣東北九十里有小直沽天津衛設焉本漢章武縣地元爲靜海縣之海濱鎮明永樂二年築城置衛本朝改衛爲鎮小直沽即古沽水後魏志章武縣有沽水水經云沽水東南至泉州縣與清河合東入于海是也泉州今爲寶坻鄭縣地小直沽受南北諸水東逕天津城北又東南合大直沽而東注于海漢志所云河水東北至章武入海者也海即勃海元和志云在魯城縣東九十里今在靜海縣東北一百五十里南接滄州折而東北接寶坻縣界禹貢之逆河後世則爲勃海亦謂之海也以今輿地言之漳水自鉅鹿又北歷南宮新河冀州並屬真定府東鹿屬保定府深州衡水武邑武強並屬真定府阜城獻縣交河青縣靜海並屬河間府大城寶坻並屬順天府至天津鎮屬河間府注于勃海即古徒駭河之故道也

許商云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禹津在南縣徒駭前已悉今德平樂陵齊河濟陽慶雲海豐界中有土河志以爲徒駭妄也漳水不經此安得有徒駭且徒駭最北豈反出禹津之南哉今東光寧津南皮滄州慶雲海豐界中並有胡蘇河元和志云胡蘇河在饒安縣西五十里寰宇記云一名赤河自臨津流逕饒安無棣入海漢志東光縣有胡蘇亭是亭水經注云清河東至東光縣西南逕胡蘇亭是

也今寧津縣本東光縣地其西有胡蘇亭蓋即在東光者齊乘以滄州南之大連澱爲胡蘇河得之隋書平原東有豆子鹹通鑑云豆子鹹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蓋在漢平原勃海河間三郡之交顧炎武肇域記云即今滄州南之大連澱也禹津最南最長較諸河差有考據今德州北有禹津枯河漢志禹縣平當以爲禹津通典禹縣故城在安德縣西北元和志禹津枯河在德州安德南七十里按唐德州治安德今爲陵縣東逕陵縣北北接吳橋縣界元和志禹津枯河南去將陵縣二十里金志安德有禹津河按唐將陵縣南至德州治五十里其故城當在今陵縣北五十里吳橋志云古禹津河在縣南里許亦名吳川南新志云禹津河自慶雲北入縣界又東逕德平縣北去縣十五里北接寧津縣界德平本平昌五代唐更名又東逕樂陵縣北北接南皮縣界寰宇記樂陵縣有禹津枯河在縣西三里金志樂陵縣有禹津河南皮縣明永樂初改今名縣東南二里有臥龍岡在禹津河中又東北逕鹽山縣東新志云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又東北逕海豐縣西北此元東無棣縣也明永樂初改

今名又東北入海渤海在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東南接霑化北接鹽山齊乘以濱州北士傷河爲禹津云即漢時所輔求代劉雄處今按輔代雄處爲厭次津在今武定州南東漢大河之經流士傷河在濱州北蓋即唐景福後黃河所徙之道自勃海縣西北六十里東北流逕無棣縣東南六十里又東北逕馬谷小山南而東注于海者見寰宇記非輔代雄處也齊乘指此爲禹津未審是否據許商言自禹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則當在此地海豐新志云經縣西北五十里又東北入海則徒駭禹津南北相距太狹殆非也

太史馬頰覆釜三河據爾雅次序以許商言證之

當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通典云馬頰覆釜在平原郡界又云安德縣有覆釜河按郡即德州治安德所領有篤縣寰宇記云馬頰河逕篤縣界是也而又云篤馬河即古馬頰河人皆斥其謬然唐自有馬頰河出澶州新豐縣界東北流至平昌縣合篤馬河二水合流並得通稱以篤馬爲馬頰不可謂謬謬在一古字指爲九河之第三耳元和志馬頰河在安德縣南五十里又在平昌縣南十里久視二年開決亦名新河近志平原商河陽信界中並有馬頰河皆唐之馬頰也在禹津之南與九河無涉太史河自昔無考而明一統志云在南皮縣北此臆說滄州志又云覆釜河在慶雲縣南二十里即鉤盤北派亦不足信齊乘以爲太史等河在漳南清滄二州之間庶幾得之（元清州治會川即今青縣滄州治清池即今滄州）簡潔鉤盤三河據爾雅次序以許商言證之當在東光之南禹縣之北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亭縣界輿地廣記云簡潔在臨津金志云南皮縣有潔河按唐歷亭縣今東昌府之恩縣是也簡河在此則出禹津之南矣大謬慶雲新志以縣南篤馬河爲簡河亦非臨津今寧津北與南皮接界謂簡潔在此理或有之齊乘曰滄州大連澱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有大河沙河蓋即簡潔也漢志平

原有般縣韋昭曰音逋垣反師古曰爾雅說九河云鉤般郭璞以爲水曲如鉤流般桓也今土俗用韋音按般縣故城在今德平縣東北縣南二十里有盤河後漢初平二年公孫瓚破黃巾于槃河又瓚與袁紹相攻瓚引軍屯槃河即此後魏志般縣有故般河永經注云篤馬河自西平昌縣故渠川派東入般縣爲般河蓋亦九河之一道也通典古鉤盤河在樂陵縣東南元和志陽信縣北四十里有鉤盤河寰宇記樂陵縣東南五十里有鉤盤河金志將陵縣有鉤盤河近志陵縣德平樂陵商河武定海豐陽信霑化界中並有鉤盤八枝自禹津而外此河亦有可據齊乘曰東無棣縣北有陌河闊數里疑即鉤盤河按此河自樂陵分爲南北二派海豐舊志云南派在縣南名鉤盤河東經霑化縣北又東至久山鎮入海新志云北派在縣西北三十里自慶雲流入又東北經馬谷山前抵土河口入海今縣北盤河村尚以此爲名蓋北派即齊乘所謂陌河也或曰陌河即篤馬河之別名許商云在九河南齊乘指此以爲古鉤盤恐非然許商亦就上流言之耳禹津出禹縣篤馬出平原禹在平原之西北故曰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若其下流入海處則商固未之悉也篤馬首受

大河大河潰溢縱其所之遇水即合安知篤馬下流非即鉤盤之故道乎

撰水經者不知漳水即徒駭而以王莽河爲禹河故云大河故瀆東北逕元城縣西北沙丘堰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按漢元城縣故城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沙麓之側沙丘堰北去鉅鹿尚百餘里謂播爲九河自此始與經自大陸又北之文不合唐人疑鉅鹿廣阿東去平原太遠故又以深州之陸澤當禹貢之大陸然自陸澤以東南距禹縣可三百里禹河亦必不至此始分爲禹津而南入禹縣也且古之九河並東北出至章武高城柳縣之東高城縣故城在今鹽山縣南柳縣故城在縣東合爲逆河至碣石入海及周定王時河徙自東光南皮浮陽絶八枝而北合徒駭漢人指此爲逆河是九河之所同故王莽改勃海郡曰迎河郡南皮縣曰迎河亭而其實非也以意度之徒駭大勢北行亦迎東八枝太史最北宜最短向南則漸加長禹津最南最長首受大河當在南宮縣界也要之九河所在後人率多附會其名爲某河者未必即古之九河不名爲某河者又未必非古之九河如減水浮水無棣溝篤馬河之類馮逡云九河今既滅難明班固云自茲距漢北亡八枝鄴道元云城地並存川瀆多亡斯爲實録無事深求近志雜亂者

勿論即如孔穎達于欽準許商三河以爲言亦未
可盡信也
顧景范川瀆異同曰黃河自鞏洛以東已出險就
平大伾以北地勢益廣衍大陸則又鍾水之區也
乘建瓴之勢注沮洳之鄉奔騰橫溢必不能免禹
因而疏之順其性之所便從其地之所近而九河
以名此在洚洞之際最爲當機而扼要也計初時
氾濫乍平九河必勢均力敵既而橫流益殺更復
冬春消減九河之或盈或涸或通或湮亦理所必
有歷時既久後人但見安瀾之效而忘其弭患之
功遂置九河於度外壅遏淫潦乘之河於是

起而發大難之端矣凡九河之壞也非一朝一夕
之故則九河之興也抑豈僅一手一足之烈哉故
曰神禹也
同爲逆河入于海
傳曰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正義曰鄭
玄云下尾合名爲逆河言相向迎受王肅云同逆一
大河納之於海其意與孔同蘇氏曰逆河者既分爲
九又合爲一以一迎八而入於海即渤海也薛氏曰
河入海處舊在平州石城縣東望碣石其後大風逆
河皆漸於海舊道堙矣程氏曰逆河世之謂渤海者
也逆河之地比九河又特窪下故九水傾注焉雖其

兩旁當有涯岸其實已與海水相合不止望洋向若而已黃氏曰逆河碣石今皆淪於海渭按經所謂海乃東海在碣石之東而說者以為渤海由不知渤海故逆河後為海所漸耳此先儒之通患唯子瞻士龍泰之文叔能辨之石城縣唐初析平州盧龍縣地置其故城在今直隸永平府灤州南三十里

碣石之東為滄溟經之所謂海也其西則逆河後世謂之勃海河渠書曰同為逆河入于渤海（溝洫志同）蓋漢人以渤海為海而不知其為逆河遂謂逆河在南皮浮陽河自章武入海不至碣石矣千年積謬至蘇薛程黃四公而一正蔡氏不收何以為集

傳

王橫曰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寖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九河但堙塞耳而橫云為海所漸世莫不痛詆之百詩獨為余言曰九河若作逆河則未為不是余頷之而未有以見其誠然百詩亦更無所發明也及讀薛氏語始知古人先得我心益歎百詩之敏悟蓋橫雖博聞彊記而討論不精臨文多誤如秦決河溝以灌大梁河溝者鴻溝也而橫誤以為大河西山不言黎陽亦其疎漏處逆訛為九即此可證也高忠憲有言萬世之心目固有漸推而愈明論久而後定信

夫勃海之名古未嘗有也韓非子云齊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少海即勃海景公時已有之不但此也左傳僖四年楚子使言於齊侯曰君處北海北海亦即勃海則桓公時已有之逆河南岸之地爲海所漸當在其前王橫云往者猶言昔者其時之遠近不可知而必非謂漢世網羅舊聞自有所據議者以此事不見於正史疑橫言爲妄吾不知其所謂正史者秦漢之史邪抑古史邪如謂古史則諸侯史記皆爲秦所燒世無由見安知其書與不書如謂秦漢之史則海水西南出數百里漢書溝洫志固已明載之矣豈必大書特書曰某年某月而後爲可信乎且變異之事正史無文而見於它書者多有歷陽之國沒爲湖見淮南子邛都縣陷爲邛池長水縣淪爲谷水海鹽縣淪爲柘湖武原縣淪爲當湖並見水經注而正史不書可盡以其言爲妄邪揚州舊有海門縣南對太倉州其海口即江尾也東北境爲海水所侵吞食寖廣西南出數十里　本朝康熙初縣治遂淪於海今又過其西四十里矣風濤撞擊其聲如大砲日夜不絕每沙岸將崩必先有龜坼之痕居人指以爲候輒遷去而縣遂廢計三十餘年中四十里之

地化爲海水過此以往三四百年安知此江尾者不與勃海同其深廣邪天下事固有不可以常理論者此類是也

許商云九河自鬲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則其同爲逆河也雖大當亦不及三百里而今渤海南北相距有五百里之遠則兩岸之地其爲海水所漸者多矣酈道元云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届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者半王橫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此不過借營州以證碣石而實與橫所言之事不同橫事在南岸故曰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寖數百里事當在春秋之前是逆河變爲渤海之由也道元所言在北岸是碣石淪於海中之由事出漢後故又曰漢世波襄吞食地廣贊水卑耳之谿當同碣石苞淪洪波也自碣石以西北岸所侵者漢驪成絫縣地今爲灤州樂亭昌黎地其所吞食南北裁數十里南岸所漸者漢漂沃琅槐廣饒鉅定壽光平壽界今爲霑化利津蒲臺樂安壽光濰縣界其所溢出南北殆二百餘里古之逆河北起寶坻南界歷靜海滄州鹽山海豐及霑化北界而止耳竊意禹時濟漯濰淄入海而無壅者賴逆河之復合爲一九河之所以入海之口去今入海處尚遠也

也逆河既漸於海則八枝之亡無日矣淮南水利考云百詩謂余此書二卷流陽胡應恩作蓋侍郎建之後海水潮汐日二至每入也以二時其出也亦二時二時之出係湖水二時之入則海水海水過湖水不得流者每日有八時黃沙寧無停乎此最精於物理者然此猶就清水言之耳若黃河則一石水而六斗泥海之所入者沙河之所出者亦沙也以沙遇沙如膠之投漆唯受以廣二百餘里之逆河踴躍翻騰而入海而又有碣石以當其衝則潮汐不能踰而西內沙不停外沙不入此禹河所以千載無患也自逆河變爲勃海而潮汐直抵九河之口九河勢分力弱不足以攻沙外沙日至內沙不出徒駭猶能相敵八枝立就堙廢矣漢人不知此義而唯以九河爲急縱令穿爲四五亦不旋踵而淤耳蓋逆河既淪則河不宜分而宜合合則行疾而湍悍力能衝刷泥沙故周定王時上流雖徙而章武入海之道自若宋北流入海之道唯一獨流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趨海之勢甚迅其明效也

臣瓚曰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則河入海乃在碣石武帝元光三年河徙從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今按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句流入勃海蓋河奪漯川之道至千乘入于勃

海以上句文勢不可但已故用此四字足之非河先不入勃海至元光徙流而始入勃海也尋瓚之意蓋以禹貢九河同爲逆河自碣石入于海故云禹時不注而不知漢人所謂勃海者其北一半即逆河之故道也河豈能越勃海而至碣石哉總之勃海甚廣占漢遼西右北平勃海千乘北海東萊六郡之境跨古冀兗青三州之界自禹時以迄唐宋河之所入皆勃海也濟漯維淄之所入亦勃海也但禹河漢河及宋之北流俱自章武入海碣石正當其衝而東漢以後之河及濟漯維淄諸水其入海處則遠在碣石之西南耳

冀州云夾右碣石入于河則逆河在碣石之西可知導山云至于碣石入于海則海在碣石之東又可知矣導河不言碣石以行至逆河而止耳非省文也碣石者河海之限勃海者逆河之變也自漢志云河至章武入海而人不復知有逆河碣石在章武之東矣然臣瓚云禹時河入海在碣石酈道元云河之入海舊在碣石又云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是猶據經而不從志也自唐人指盧龍縣南二十三里之山爲碣石則碣石與河不相值而瓚道元之說棄若土梗矣

黃文叔云禹河自碣石入海此不言已見也蓋以

爲省文互相備今按禹導山至碣石故言碣石導河抵逆河知其下已治不復東故不言碣石皆紀實非故爲詳略也然則中間相去不太遼闊乎曰奚有於是碣石距九河之尾裁三百里耳江漢之匯彭蠡濟之會汶淮之會泗沂去海甚遠三危之去南海更不知幾千里皆據身所及而止不復言海口之地何獨疑於此章

章武漢屬勃海郡郡治浮陽即今之滄州故孔疏云郡北距碣石五百餘里（寰宇記滄州東北至平州五百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河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廻入河而逆上也近世學者皆宗其說斥瓚道元之謬是何也碣石在盧龍縣南二十三里離海七八十里而河欲至此入海則必自今天津北行歷寶坻界轉東自豐潤逕灤州廢石城縣南又東過盧龍縣南而南入于海取道迂遠地勢益高無是理也（宋人憂河尾入契丹界蘇子由曰契丹之水皆南注于海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故據導河無碣石之文以爲河不至碣石入海是殆未有以蘇薛程黃之解示之者也誠知勃海即逆河而碣石負海當逆河之衝則紛紛諸說不攻而自破矣漢志云河自羌中積石山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按水經注黎陽以上河水所過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西河上郡河東馮翊河南河內凡十六郡黎陽以下大河故瀆所過有魏郡東郡清河平原信都勃海又六郡共二十二郡有金城天水武威安定北地朔

而班固云過郡十六殊不可曉今攷禹河所過有魏郡廣平鉅鹿信都勃海而無東郡清河平原過郡凡二十一也行九千四百里以經言之河乃自章武東出爲逆河逕驪成至絫縣碣石山入海又過郡二右北平遼西并上二十一爲過郡二十三行三百餘里也自禹告成之年下逮東周齊桓公之世九河亡其八枝後數十歲爲定王五年已未當魯宣公之七年而河遂東徙凡一千六百六十餘歲

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河南皮縣莽曰迎河亭溝洫志亦云同爲迎河入于勃海迎河即逆河說者謂莽多忌諱改逆曰迎也寰宇記云迎河在清池縣西南二十三里從南皮來清池即浮陽余初不解逆河何以在此地求之數月始得其故水經淇水注云清河自東光縣西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又東北逕南皮縣故城西又北逕浮陽縣故城西又東北滹沱別瀆注焉漳水注云衡漳自成平縣南又東左會滹沱別河故瀆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蓋莽時大河南徙清河自東光縣西行其故瀆歷南皮浮陽至成平與漳水合水經東漢時作故指爲清河實西漢大河之經流也漢人以九河播自元城之沙丘堰東北至南皮浮陽縣西仍歸大河是謂同爲逆河云爾不知禹河自成平東逕二縣之北未嘗由東光而北歷其西九河下尾東北出抵高城柳縣章武之東同合爲一大河以入

海南北廣二百餘里東西長三百里占地甚多非逆河縱而九河橫東流至二縣之西爲逆河所截而各注之也總之大伾以東漢人不詳禹河之所經而以北瀆爲禹河禹河一差則降水大陸九河逆河無所不差矣逆河以班志言之似爲橫絶之河而鄭王以爲迎受之河其義較長然終不能指言逆河在某地至東坡始云逆河即勃海薛士龍又因王橫之言更定其義云逆河皆漸於海而後經旨乃大明與鄭王之義亦甚協也

河之播而爲九也勢至此不得不分非禹有意分之也其同爲逆河也勢至此不得不合非禹有意合之也所以名逆者鄭義盡之自漢人以勃海爲海而逆河無所容其地唐人亦不明逆河在何處徐堅初學記曰逆迎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河水此義最優至宋而謬論迭出貽惑滋甚矣林氏曰王介甫謂逆河者逆設之河非並時分流也其意以同爲逆河句釋上文播爲九河之義如此則逆河即是九河矣羅泌曰聖人於冀兗間逆設爲河以防暴至之患未至則不妨民耕既至則不墮民舍程珌曰禹因地之形而逆設爲九河凡河之道則不建都邑不爲聚落不耕不牧故謂之逆河董鼎曰格言云逆河是開渠通海以泄河之溢秋

冬則涸春夏則泄此皆踵介甫之謬以九河爲逆河而緣飾其辭也陳師道曰逆河者爲潮水所逆行千餘里邊海又有潮河自西山來經塘泊按潮河一名界河在今靜海縣西北受滹沱易巨馬三水（巨馬即淶水）合御河東至獨流口入海此河在直沽口西亦不得指爲逆河明丘文莊濬又言當於直沽入海之後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以逆河爲橫絶之河承西漢之誤以上諸說總由不知勃海即逆河而求逆河於勃海之外遂愈求愈遠耳

禹貢錐指卷第十三中之下